

文藝叢刻甲集

顧曲麈談

冊下

商務印書館出版



吳縣吳梅編

文藝叢刻
甲集

顧曲麈談
下卷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二章 製曲

製曲者。文人自填詞曲以陶寫性情也。音律之道。前章已論之詳矣。茲分作劇法、作清曲法二種爲學者之先導焉。

第一節 論作劇法

傳奇之名。雖昉於金源。顧宋趙德麟會真記連廂詞。以七言韻語。加入微之原文。按節彈唱。則已啓傳奇串演之法。惟其名乃成於金耳。自是以後。有院本有雜劇。有爨弄。名稱滋多。皆見陶宗儀輶耕錄。明人南曲盛行。所作院本有多至數十折者。於是以篇幅長者爲傳奇。以短者爲雜劇。或又以南詞爲傳奇。北曲爲雜劇。相沿至今。其名未改。雖違本意。顧亦可從也。余今所論。爲總言作劇之理。故不分傳奇雜劇。南詞北曲之名。大抵劇之妙處在一真字。真也者。切實不浮。感人心脾。之謂也。風俗之靡日甚。一日究其所以日甚之故。皆由於人心之喜新尚異。劇之

作用。本在規正風俗。顧莊論道德。取語錄格言之糟粕。以求補救社會。此固勢有所不能也。就人心之所向。而爲之無形之規導。則不妨就末流之習。漸返於正。始之音。故新異。但祈不詭於法而已。新之有道。異之有方。總期不失情理之真。俾觀者知所懲。勸而無敢於爲惡。斯亦可矣。以索隱行怪之俗。而責其全反中庸。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不若以有道之新易無道之新。以有方之異易無方之異。則庶幾人皆樂於從事。而案頭場上交相爲美。此眞之說也。其次須有風趣。近日人情喜讀閒書。畏聽莊論。太史公謂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此言於傳奇中最合。宋人說部中載錢惟演。楊億好爲玉溪體詩。創爲西昆體。一時臺館諸公悉爲效法。翕然成風。時有一伶人。飾李玉溪上場。衣服破碎。形容憔悴。曰。我被館閣諸公擣撫殆盡矣。滿座哄然。又史彌遠用事。時奔競日甚。歲時謙集。伶人有飾顏淵者。搔首躊躇。曰。夫子之道可謂仰之彌高。鑽之彌遠。一人問曰。鑽之彌堅。何云彌遠。答曰。現在那個不鑽彌遠。衆爲斂容。諸如此類。最爲有裨風教。設置身當日。亦未有不掩

口胡盧者此卽談言微中也。若掇拾市井謔語或穢亵不文則又一無足取。蓋風趣雖不可少而懲勸要有所歸設遇未便明言之處正不妨假草木昆蟲之微以寓扶偏救弊之旨所謂正告之不足旁引曲喻之則有餘也此風趣之說也。曰真曰趣作劇者不可不知真所以補風化趣所以動觀聽而其唯一之宗旨則尤在於美之一字此其大概也至其緊要則條論之。

(二)結構宜謹嚴 填詞之道如行文然必須規矩局度整齊不紊則一部大文始終潔淨讀之者雖覺山重水複而岡巒起伏自有迴顧紓徐之致數十齣中一齣不能刪一齣不可加關目雖多線索自晰斯爲美也故填詞者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韻抽毫之始須將全部綱領布置妥帖何處可加饒折何處可設節目角色分配如何可以勻稱排場冷熱如何可以調劑通盤籌算總以脈絡分明事實離奇爲要譬如造物之賦形當其精血初凝胚胎未就先爲制定全形使點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勢倘先無成局而由頂及踵逐段滋生則人之一身當有無數斷續

之痕而血氣爲之中阻矣。工師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間架未立。先籌何處建廳。何方開戶。棟須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揮斤運斧。倘使造成一架。而後再籌一架。則便於前者。或不便於後。勢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毀。猶之築舍道旁。兼數宅之資料。不足供一廳一堂之用也。是故作傳奇者。不可急急拈毫袖手於始。方可振筆疾書於後。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題不佳。而能出其錦心揚爲繡口者也。嘗讀近人傳奇。惜其慘澹經營。用心良苦。而終不能被管絃副優孟者。非審音協律之難。而結構全部規模之未盡善耳。今就鄙見所及者。略述如下。

(甲) 戒諷刺 傳奇之作用之代木鐸。因世間愚夫愚婦。識字知書者少。勸之爲善。誠之爲惡。其道無由。乃設此種文字。借優人說法。與大眾齊聽。意謂善者如此。惡者如彼。而文人才士亦各出其心思才力。以成此錦繡之文。是藥人壽世之方。救苦彌災之具也。自世之刻薄者流以此意。倒行逆施。借此文爲報讐洩恨之具。心所喜者。施以生旦之名。心所惡者。變以淨丑之面。且舉千百年未

聞之醜形怪狀加於一人之身使梨園習而傳之幾爲定案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噫豈千古文章止爲誣人而設一生誦讀徒備行兇造孽之需乎余聞故老言明王九思附劉瑾得調吏部文選司瑾敗勒令致仕後復永錮終身時李東陽柄國不爲之緩頰九思遂深恨東陽盛年屏棄無所發怒作杜子美沽酒游春雜劇力詆西涯流轉騰湧一時關隴之士翕然和之嘉靖初有議起九思者或言於朝曰游春一劇李林甫爲西涯相國楊國忠得非石齋賈婆婆得非南塢耶吏部聞之縮舌而止可見以文字誣譖人者不能害人行且自害耳又康對山弘治中狀元也當正德初李夢陽忤劉瑾繫詔獄夢陽求救於對山對山曰吾何惜一官不救李死乎乃往謁瑾爲之排解李遂得免瑾敗康落職夢陽不一援手對山恨焉乃作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雜劇而馬中錫又爲中山狼立傳於是天下無不知夢陽之負對山也夫康救李於危急之中李曾不一思圖報其曲固在李不在康而康必欲借中山狼以比夢陽非特文人輕薄

抑且無容人之度。倅倅然見於其面。亦何爲哉。在夢陽以怨報德。殊失君子之行。而對山播之詞場。使後人交相指摘。目爲小丈夫之所作爲。則亦何快此一時之憤也。傳奇一事。最易賈怨。即使無所寄託。猶或爲之憑空臆造。況真有所指乎。他不具論。卽如琵琶記。牡丹亭。固千古之妙文也。或謂琵琶記一書。爲譏王四而設。因其不孝於親。故加以入贅豪門。致親餓死之事。何以知之。因琵琶二字。合計王字。共有四個。則其寓意可知也。噫。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凡作傳世之文。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而後鬼神效靈。予以生花之筆。成此倒峽之詞。使人人贊美。百世流芳。傳非文字之傳。一念之正氣。使傳也。五經史漢。與天地山河。同此不朽。試問當年作者。有一不肖者。廁於其間乎。但觀琵琶得傳至今。則高明之爲人。必有善行可取。是以天壽其名。使不與身俱沒。豈殘忍刻薄之徒哉。即使當日與王四有隙。故以不孝加之。然則彼與蔡邕。未必有隙。何以有隙之人。止暗寓其姓。不明叱其名。而以未必有隙之人。反蒙李代桃。

僵之實乎。此顯而易見之事從無一人辨之。創爲此說者其不學無術可知矣。又牡丹亭一書人又謂湯若士譏刺曇陽子而作楊恩壽詞餘叢話云若士應春官試忤陳眉公遂以媒孽下第時太倉王相國爲總裁相國本若士座師亦素厚眉公者若士遂恨相國入骨適曇陽坐化後嶺南又有一曇陽出現與一士人爲眷屬風聞遠邇若士遂作牡丹亭以洩恨故記中有還魂之舉而蔣心餘作臨川夢曲亦信此說且云畢竟是桃李春風舊門牆怎好把雌薄私情向筆下揚他平生罪孽這詞章於是若士此曲乃爲端人正士所不取豈知皆子虛烏有乎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云世或傳牡丹亭刺曇陽子而作然太倉相君實先令家樂演之且曰吾老年人近頗爲此曲惆悵假令人言可信相君雖盛德有容必不反演之於家也卽玉茗集中寄張元長弔俞二姑二絕句其序中亦記太倉相君之語與靜志居詩話適合可知此說實是不確而後人反言之鑿鑿不惟可笑抑且有乖典則矣是故作傳奇者切要滌去此種肺腑務存忠

厚之心勿爲殘毒之事則令德令聞始足與元明諸家並壽矣。

(乙) 立主腦 傳奇主腦總在生旦一切他色止爲此一生一旦之供給一部劇中有無數人名究竟都是陪客原其初心止爲一人而設卽其一人之身自始至終又有無限情由無窮關目究竟都是衍文原其初心又止爲一事而設此一人一事卽所謂傳奇之主腦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確有可傳則不愧傳奇之目而其人其事與作者姓名皆堪千古矣如實甫西廂記止爲張君瑞一人而設而張君瑞一人又止爲白馬解圍一事其餘枝節皆從此事而生夫人許婚張生望配紅娘勇於作合鶯鶯敢於失身皆由於此是則白馬解圍四字卽作西廂之主腦也如紅梨記止爲趙伯疇一人而設而趙伯疇一人又止爲錦囊寄情一事其餘關目皆從此一事而生王輔之拘禁素秋錢八之巧於作合花婆之計賺紅梨素秋之守盟不渝皆由於此是則錦囊寄情四字卽作紅梨之主腦也惟文人好事往往標新立異離奇變幻無所不至然其線

事頭緒雖多而繫年記月通本無一折可刪且所紀皆是實錄尤可作南都信史觀所謂六轡在手一塵不驚也余嘗謂桃花扇爲曲中異軍亡友黃摩西以爲至言後人作劇但知爲一人而作不知爲一事而作又不知敷設許多他事卽爲此一事而作於是假託神怪或糅雜鬼魅若雙珠之投淵遇神獅吼之徧游地獄六尺覩餓人鬼參半皆由好奇之心太過山窮水盡不得不設一幻境以便生旦當場團圓實則線索未清補救不來而已余謂與其作傳奇而捉襟露肘毋寧作雜劇而點筆成金若徐天池之四聲猿楊笠湖之吟風閣何嘗不膾炙人口必欲勉成四十齣東塗西抹如不繫之舟無梁之屋亦甚無謂也

(丙) 脫窠臼 傳奇者以奇事可傳也事若不奇勢必不傳何必浪費筆墨哉韓文云惟陳言之務去又云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作文如是填詞亦然余嘗讀明人諸曲往往以婢女代嫁亦屬厭套又生必貧困旦必賢淑

先訂朱陳。而女家或毀盟。或賴婚。當其時必有一富豪公子。見色垂涎。設計以圖殺生者。女父母轉許公子。而生卒得他人之救。應試及第。奉旨完姻。置公子於法。然後當場團圓。十部傳奇。幾有五六種。如此者嘻亦難矣。夫盜襲古人舊作。而自詡新著。可羞孰甚。天下新奇之事。日出不窮。今古風俗之異。宜不知凡幾。從此看想。儘有妙文。何必彙集各劇。東割一段。西竊一段。成此千補百衲之敝衣乎。且吾所謂脫窠臼者。蓋欲一新詞場之耳目也。卽論舊劇。元明以來。從無死後還魂之事。玉簫女兩世姻緣。亦是投胎換身。自湯若士杜麗娘還魂後。頓使排場一新。且於冥間游魂冥誓一節。又添出許多妙文。是還魂一節。若士所獨創也。又如桃花扇。不令生日團圓。趁中元建醮之際。令生日各修正果。并云。「家國何在。君父何在。偏是兒女之情。不能割斷。」真足令人猛然警覺。而於作者填詞之旨。尤爲暗合。又開場副末。不用舊日排場。末後餘韻一折。更覺蒼涼悲壯。試問今古傳奇。從來有此場面乎。是特破生日團圓之成格。東塘所。

猶。初。有。文。人。頗。多。曾。文。兆。老。翁。各。真。入。道。諸。折。使。朝。宗。香。君。成。爲。眷。
屬。東。塘。嘗。貽。書。道。謝。自。余。觀。之。直。黑。漆。斷。紋。琴。而。已。何。足。道。哉。是。故。窠。白。云。
者。非。特。竊。取。排。場。也。卽。通。本。無。一。獨。創。之。格。亦。是。窠。白。填。詞。一。道。文。人。下。筆。欲。
詞。采。富。麗。恢。恢。乎。游。刃。有。餘。而。欲。排。場。斬。新。則。難。之。又。難。蓋。此。皆。優。伶。之。事。不。
甚。措。意。而。所。失。卽。在。於。此。不。可。不。審。慎。出。之。也。余。謂。欲。脫。窠。白。有。一。至。簡。至。便。
之。法。今。日。劇。場。布。景。日。新。月。異。凡。目。不。經。見。之。事。物。不。妨。設。幻。景。以。現。之。但。取。
歷。史。中。事。實。其。有。可。驚。可。愕。可。感。可。泣。者。譜。成。詞。曲。而。復。襯。以。布。景。俾。閱。者。如。
置。身。其。間。忽。爾。掩。泣。悲。啼。忽。爾。歡。容。笑。口。以。今。時。之。砌。抹。(劇。中。所。用。諸。物。統。
名。砌。抹)演。舊。日。之。聲。容。有。不。令。人。慷。慨。激。昂。頓。足。起。舞。者。吾。未。之。信。也。

(丁)密針線 傳奇全本統計不下數十折此數十折中關目孔多事實頗煩。
而於起伏照應之處須如草蛇灰線令人無罅隙之可尋無縫天衣不着一針
線痕迹方是妙文昔人謂作劇如作衣其初則以完全者翦碎其後則以翦碎

者使之合成此真至理名言也。卽如西廂不先將鄭恒安置妥帖直至憤爭昏姻觸階而死殊於情理不合琵琶記尤甚子中狀頭三載而家人不知身贊相府享盡繁華不能自遣一僕而附家書於路人陳留至洛陽僅有數百里而輒云萬里家山此尤背謬之至者也古人尙有此失今人可勿留意是以作傳奇者須將全部關目通身布置周到其起伏照應一如作一篇文字然骨肉停匀情理周到而後施以詞藻則華實交茂矣。

(戊)減頭緒 頭緒繁多曲之大病也試思觀劇者於一日半日之間而欲明此劇中情節全在一線到底無旁見側出之情則孰主孰賓一覽而知矣若喜設關目多添角色則通部前後或有照應不及之處而線索紊矣線索既紊將使觀場者茫然不知其事之始末且劇中止有生旦淨丑諸角目苟關目一多則人數亦不能少而場上腳色止此數人上場下場又易與主任腳色(卽一劇中之主人翁)相混而通本反覺模糊不清矣舊劇中如屠赤水之曇花記

木西來固爲主任脚色而貪襲仙佛話頭曲情多而事情少遂至頭緒不明故當時有點鬼簿之誚又如吳石渠四種以綠牡丹爲簡明通本關目止在綠牡丹一枝沈老之衡文瑤草之捉刀二才媛之憐才皆另有一種緊湊縝密之致而尤能別開一生面試問隔簾試增古今有是事否此因頭緒不繁故能步步引人入勝也餘若情郵一記已稍稍煩瑣至於療姑羹（譜馮小青事）貪用小青本傳遂至不能擇別雖齟齬皆佳顧止可作散套觀非所論於傳奇矣他劇犯此者至多不勝條舉學者宜避此病方爲上乘

(乙)均勞逸 傳奇中脚色總言之曰生旦淨丑自明中葉海鹽派盛行繼之以崑腔而脚色遂繁生有老生官生巾生二生之名旦有老旦正旦搽旦小旦貼旦之名淨有大小中之區別惟丑則一耳統計有十三門今世人謂十門脚色舉其成數言之也未有崑腔以前每本傳奇所用脚色大率以一人終始之自開場至結尾無論多至數十折總以一色任之從無有數人分任其勞者也

崑劇既盛。角目之分析亦細。而每一部中所蓄伶人各色。均不下七八人。故凡演一劇。先將劇中所定角目逐折細檢。同一生脚也。第幾折宜用官生。第幾折宜用巾生。同一旦脚也。某幾折宜用正旦。某幾折宜用小旦。各視曲中文字。與事蹟之何若。而後定爲某脚。某脚也是。則崑劇中之角目。已較弋陽腔稍逸矣。惟崑曲悠揚綿邈。每終一曲。其難比他曲不啻數倍。故角目雖分析至細。而其所負之責。曾不少輕焉。是以填詞者。當知優伶之勞逸。如上一折。以生爲主脚。則下一折。再不可用生脚矣。上一折。以旦爲主脚。則下一折。亦不可用旦脚矣。他脚色亦然。此其故有二也。一則優伶更番執役。不致十分過勞。二則衣飾裙釵。更換頗費時間。設使前後二折同是一脚色。任之衣飾服御。無一更換。猶可勉強而行。倘若必須更換。則萬萬來不及者。前折之下場。與後折之上場。爲時不過三五分。以極短促之時間。而更換此最難穿戴之服飾。雖十手猶不能爲也。文人填詞能歌者已少。能知此理者。非曾經串演不能。故尤少也。往讀名家

傳奇此失猩多湧著士之翠鈔記。舊桶朴之錦光緣。更多是那此月以不能通常開演也。

(庚) 酉事實 傳奇家門副末開場必云演那朝故事。那本傳奇明人院本無不如是也。其云故事必係取古人事實而譜之。非憑空結撰可知矣。顧文人好奇多喜作狡猾伎倆。於是。有臆造一事怪幻百出。以恣肆其文字者。蓋古人往事未便改易填詞者。須以文就事。不可自行增損。不如臆造之可以舉動自由也。惟有一言。須當注意者。用故事則不可。一事。蹈虛用臆造則一事不可徵實。此則詞家當奉爲科律也。所謂不可一事蹈虛者。蓋旣用前人故事。是實有其人。實有其事矣。則凡時代朋舊輿地水火盜賊刀兵衣服及關涉其人一切諸事。皆當鑿鑿可據。塙塙可徵。雖在科謹之間。亦不可杜撰一語。此卽實則實到底之謂也。所謂不可一事徵實者。蓋全本旣純是臆說。是其人其事已在子虛烏有之列。即使塙考時地終難取信於人。不若鼓我筆機。使通本可泣可歌足。

以爲社會之警鐘。觀場者亦眉飛色舞。不自知心之何以若此。之爲愈也。此卽虛則虛到底之謂也。虛實二義。填詞者於未下筆時。必先認定。切莫自亂其例。古今傳奇用故事之最勝者。莫如桃花扇。用臆說之最勝者。莫如牡丹亭。桃花扇所用事實。俱見明季人野史。卷首有考據數十條。東塘已自計明晰矣。抑知記中所有纖小科譚。亦皆有所本乎。香君譚名香扇墜。見板橋雜記。王鐸楷書。燕子箋。今藏無錫某宦家。卽如阮大鍼之路斃仙霞。嶺藍田叔之寄居媚香樓。亦見冥報錄。南都雜事記。蓋幾乎無語不徵實矣。牡丹亭之杜麗娘。以一夢感情。生死不渝。亦已動人情致。而又寫道院幽構之悽艷。野店合昏之潦草。無一不出乎人情之外。卻無一不合乎人情之中。惟虜譏之立馬吳山。李全之鬧兵淮潁。則是確有其事。但此爲本書之輔佐。故不能指爲全書之瑕疵也。二書一實一虛。各極其妙。余每讀其文。輒有季札觀止之歎。此亦天下之公論也。明人院本。頗喜采唐人小說。如梅鼎祚之章臺柳。(譜章臺柳本事) 崑崙奴。(譜

工。消事。一。達天也。二。用末已。三。普利。五。進之事。四。每。多。一。酒。及。六。普。五。同。之。七。
李變事)張鳳翼之紅拂記。(譜虬髯客事)皆取唐人本傳而點綴之。證塙語妙後之作者不能及也。顧亦有至不堪者。若顧大典之青衫記。(譜白太傅琵琶行事)若汪廷訥之獅吼記。(譜方山子陳季常事)至令人不堪言狀矣。青衫以白樂天素眷此伎中經喪亂。伎遂委身江西茶客。樂天送客潯陽。乃遇此伎卒復與樂天團圓云云。通本荒唐。都是夢話。雖承馬東籬青衫淚之謬然亦不應舛誤至此。大典爲吳江人。博雅工詩家。有諧賞園極亭臺之勝。何以作院本。乃庸妄。如是斯真不可知矣。獅吼記以東坡方山子傳爲主。其中摹寫懼內情形。至堪噴飯。且強拉東坡贈妾於季常柳氏閻威。無所發洩。憤怒成病。病中遍遊地獄。知一生妬嫉。死後必受冥罰。遂幡然改悔。卒爲賢婦。總其旨歸。只應方山子傳中有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一語及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二句遂演出無數醜腔惡態。不知東坡詩文所以有此二語。不過極言。

妻子偕隱之樂。非陳季常之真個懼內也。汪先生不加深考。貿然譜之。乃至鬼魅雜出。十尺紅氍毹上。幾成羅刹世界。此何爲者也。是以詞家所譜事實。宜合於情理之中。最妙以前人說部中可感可泣。有關風化之事。揆情度理而飾之。以文藻則感動人心。改易社會其功可券也。且以愚意論之。用故事較臆造爲易。何也。故事已有古人成作。在前其篇幅結構不必自我用心。但就原文編次。自無前後不接頭脚不稱之病。至若自造一事。必須先將事實布置妥貼。其有挂漏之處。尤宜隨時補湊。以較用故事編次者。其勞逸爲何。如事半功倍。文人亦何樂而不爲哉。余觀名人說部中。儘有慷慨激昂爲前此詞家所未及者。世之錦繡才子。何不起而爲之。

(二)詞采宜超妙 填詞一道。本是詞章家事。詞采一層。無不優爲之。顧亦有所難言者。詞之與詩。其所用典雅之語。尙有可以通用之處。試閱五季兩宋之詞。雖有工拙之殊。一言以蔽之曰。雅而已矣。曲則不然。有雅有俗。雅非若詩餘之雅也。

書卷與故無一不可運用而無一可以堆塋。卽如清真詞瑞龍吟之斷腸院落簾風絮鎖窗寒之風燈零亂少年羈旅此絕妙好辭也試入之曲中則反嫌不稱矣以曲中所長在乎超脫正不必以情韻含蓄勝人也至於俗則非一味俚俗已也俗中尤須帶雅蓋淨丑口吻最難摹寫非若生旦之可以文言見長身不讀書何必以才語相向乎惟出語十分粗鄙又不登大雅之堂若西廂中之遊殿鬧齋若紅梨之皂隸請宴但顧座客之哄堂不顧雅人之唾棄則又不然也昔人論詩餘之道上不類詩下不類曲然則曲與詞固截然不同者矣今人不知詞曲之分專以風雲月露之語點綴成套自謂絕世佳文直是南轅北轍起手走錯了路頭後來越弄越壞終身不知歸宿比比然也猶記少時歌水滸記活捉友人云此等妙曲須如君之妙音歌之當時但顧按拍未暇細讀其文由今觀之實搬運類書而已何妙之有水滸爲吳門許自昌撰不知何以貪用死書若此其首曲云「馬嵬埋玉珠樓墮粉玉鏡鸞空塵影莫愁斂恨枉稱南國佳人便做鑒經獺體絃續

鸞膠怎濟得鄂被爐香冷。可憐那章臺人去也。一片塵銅雀淒涼起暮雲。聽碧落簫聲隱。色絲誰續。厯厯命花不醉下泉人。」此曲祇花不醉下泉人一語。卻是妙文餘則以堆塋爲能事。深無足取。一句一典。實辭意先晦澀矣。試問馬嵬坡綠珠樓莫愁湖。以及獮鼈鸞膠。鄂君被章臺柳等故事。閨婆惜以不甚識字之女子能知之否。且其中所押之韻。眞文庚亭模糊一片。而猶有目爲妙文者。吾所大惑不解也。然猶有可諉者。曲係旦口。不妨用文言也。乃若張文遠以一衙門書吏。且又飾以副淨。而其所填之曲。則又全是書卷曲云。「莫不是向坐懷柳下潛身。莫不是過南子戶外停輪。莫不是攜紅拂越府奔。莫不是仙從少室訪孝廉。封陟飛塵。」夫坐懷不亂。是柳下惠事。戶外停輪。是蘧伯玉事。紅拂是李衛公事。封陟遇仙。是上元夫人事。張文遠果知之否乎。且以副淨脚色而歌此典麗華瞻之曲。合乎否乎。此真無可解責矣。余非好與古人爲難也。旣爲詞人立一準的。自當舉一正宗雅。則宜淺顯。俗則宜蘊藉。此曲家之必要者也。一部傳奇。短者十數折。長者數

十折每折必須數曲。若如許先生之語。語用典。亦太費力矣。此填詞貴淺顯之說也。傳奇爲警世之文。固宜彰善瘅惡。俾社會上有所裨益。顧注全力於勸善果報。則又未免有頭巾腐氣。傳奇而有腐氣。尙何文字之足論。欲免腐氣。全在機趣。二字。機者。傳奇之精神。趣者。傳奇之風致。少此二物。則如泥人土馬。有生形而無生气。氣作者逐句湊成。觀者逐段記憶。此病犯者孔多。由於下筆之先。未將全部情跡布置而復貪作曲文故也。局機不整。通本減色矣。至於趣之一事。最難形容。無論花前月下密約幽歡之曲。不可帶道學氣。卽如談忠說孝。或摹寫節烈之事所作。曲白亦不可走入呆板一路。要使其人鬚眉如生。而又風趣悠然。方是出色當行之作。桃花扇沈江一折譜史可法死節事。何等可慘。而其曲云撇下俺斷蓬船。丢下俺無家犬。又云看空江雪浪拍天流。不盡湘纏怨。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換主。無可留戀。又尾云。山雲變江岸遷。一霎時忠魂不見。寒食何人知墓田。讀之令人慷慨泣下。無一憔悴可憐之語。如見閻部從容就死之狀。末云寒食墓田。則又。

淒涼欲絕感人心脾無他機趣流利也若通首作名教中語則反成一種不規則之格言安能激動觀場者之心乎故填詞者須有跌宕風流之致雖存扶持名教之旨切不可爲迂腐可鄙之詞元陳剛中論人品云抑聖爲狂寓哭於笑作傳奇者亦須如是此填詞重機趣之說也且一本傳奇至少須有七八人說何人宜肖何人議某事宜切某事賦風不宜說月賞花不宜賦草使所填詞曲賓白確爲此人事爲他人他事所不能移動方爲切實妙文詩古文辭總宜貼切填詞何獨不然各人有各人之情景就本人身上揮發出來悲歡有主啼笑有根張三之冠李四萬萬戴不上去此卽貼切之謂也同場大曲如念奴嬌序梁州新郎之類一部中儘有一二公共語若合婚慶賞諸作可不具論其他雖一小引或一過脈小曲亦不可草草填去試看牡丹亭老駝口中語便可知矣老駝在牡丹亭中是一不甚重要之人而記中凡涉老駝諸曲如決謁索元問路等曲竟無一字輕率者可見作曲須切題也決謁曲云俺橐駝風味種園家世雖不能展脚伸腰也和你

董學玉。病在舍。長馬背。日明首。未嘗不口。口舌。多。女乘。少。食才。有。往。名。香興。
香祖樓所紀事實。大致相同。若蘭與夢蘭。同一薄命女子也。兩家夫人。同一賢德。
淑媛也。孫虎李虯。同一繼父也。紅絲高架。同一忠僕也。使各作一小傳。尙難分別。
兩樣筆墨。況在傳奇。洋洋灑灑。成數十折文章哉。乃能各爲寫生面目。又各自不。
同。若蘭之語。移不得夢蘭。口中夢蘭之意。又移不得若蘭。心裏各有苦處。各有難。
處。此等妙曲。直可追步臨川。豈獨俯視百子。此無他。就各人情景爲之。設身處地。
着想。故能親切不浮。如是也。此填詞重貼切之說也。曰淺顯。曰機趣。曰貼切。詞家。
所首重者。而要其指歸。則在於入情入理而已。情發一人之思理。窮萬事之變。人。
倫日用之間。至多可記者。在正不必索諸聞見之外。以荒唐文其淺陋也。惟尙有。
一事詞采。上更當注意者。拗句是也。何謂拗句。卽曲中偶有一二語。讀之平仄拗。
戾。棘棘不能上口者。凡遇此等句。填詞時尤宜用意。余前曾言集賢賓之第一句。
須平平去上平去平。長拍之第六句。須四個上聲字。諸如此類。正多南曲譜中皆。

注釋詳明。易檢其法。不過作曲時。若做此等拗句。更宜加倍烹鍊。而復出之。以自然。余於辛亥年題西冷悲秋圖。有下山虎一曲。(見前第一卷)愈難愈要做得好。卽用此烹鍊自然法耳。或曰。旣須烹鍊。又云自然。二事不相類。何能併用爲一法乎。曰。君嘗讀四夢乎。紫釵記通本皆用此法也。第一折之椒花媚。早春屠蘇偏讓少年人。和東風吹綻了袍花襯。又云眉黃喜入春。多分酒冷香銷少。個人字字烹鍊。字字自然也。蓋烹鍊者。筆意自然者。筆機意機交美。斯爲妙句。若只顧烹鍊。乃至語意晦塞。是違填詞貴淺顯之道矣。又安足取哉。

(三)賓白宜優美。自來填詞止重曲詞。置賓白於不問。往往隨筆雜湊成文。不能引起人優美之觀念者。以爲旣云賓白。明言白文處於賓位。可以稍省心力也。且元人雜劇中。以賓白敍事。以詞曲寫情。故每折之首。先將一折中人出場齊備。說明事跡。何若。而後作大套長曲。是賓白僅供點清眉目之用。似乎不必求工也。噫。爲此說者。真可謂誤盡天下才人也。亦思元雜劇之演法。與今時傳奇演法。大

異乎歌者自歌白者自白。一人居中司歌其餘賓白諸人環侍左右先令司賓白者出場兩旁分立待此一折中人齊集以後然後正末登場引吭而歌衆人或和歌或介白其有邦老童兒（邦老卽南詞中之副淨童兒卽南詞中之大淨）與正末爲難事者方出位演串而旁侍者依然也非若今日演戲之狀也（毛大可論之至詳）是故賓白在元劇確乎爲點清眉目而設誠不必求工卽每折抹去賓白單讀曲詞亦皆一氣呵成雖不用賓白亦無不可惟在今日則情形不同傳奇一折唱者多人白曲旣不分司步立亦無定位主戲固屬費力搭頭亦要傳神（

俗以每折重要腳色謂主戲不重要諸人謂搭頭若賓白不工則唱時可聽演時難看且場面一冷亦引不起曲情此賓白不可不工者一也元詞用絃索字多腔箇一人司唱雖曲文甚長亦可一洩而盡覓調悠揚一字可數轉雖數人分唱而仍苦其勞故曲中賓白萬不可少一則節唱者之勞二則宣曲文之意非若元劇止供和聲介曲之用也此賓白之不可不工者二也元人各曲善用騰挪之法

每一套中其開手數曲。輒盡力裝點飽滿。而於本事上入手時。不卽擒題。須四五曲後方纔說到是一套之曲。不啻一篇文字不必換。一曲牌更另換。一意思也。故視賓白爲無足輕重。南詞則一套之中唱者旣係多人。意境勢難合一。不獨生丑。同場必須分清口角。卽同是一生。同是一旦措詞。亦各有分寸。名爲一套實則一曲。一意。而於關捩轉折之間。能顯其優美之趣者。則全在乎賓白設陽春白雪之詞。而下里巴人之語。不幾令人失笑乎。且曲中詞句歌時絲竹噏嘈。一時未必卽能領會。十分佳妙。祇顯七分。賓白則一字一語。人人皆知。不分雅俗。使翰苑衣冠而市井吐屬聽者。有不顧而嘔吐者乎。況當筆酣墨飽之時。常有因得一二句好白。而使詞曲亦十分暢達。加倍生色者。是曲之佳否。亦且繫於賓白也。（如牡丹亭驚夢折白云：「好天氣也。」以下便接步步嬌「裏晴絲吹來閒庭院」一曲。可謂妙矣。試思若無好天氣三字。此曲如何接得上。又云：「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以下便接皂羅袍「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一曲。試思若無不到園林二

（詩曰：夙夜在公。有旨衡門。夙朝夙夜。曷不夙夜。易見者也）此賓白之不可不工者三。也有此三意。故賓白之作。斷斷不可忽略。惟賓白須如何而工。則確乎有所難言者。曲有譜韻可守。白則無之。曲有平仄可遵。白則有時要分平仄。有時儘可不分。卽偶用小詞小詩。又不妨襲用古人成作。或改易一二字。似乎做賓白較詞曲爲易矣。顧往往文人作傳奇。曲則仍舊本歌唱。而賓白則全行移易。如殺狗尋親。白免諸古本。其中賓白幾無一字相同者。何哉。豈利於文人之筆者未必便於歌者之口歟。且優伶所改。大率庸俗陋劣。遠不如原本十倍。抑果文人之雅真。不敵伶工之俗歟。此眞不可解矣。曰。蓋由卑視賓白。而不知其法。以輕心出之者耳。賓白雖不論平仄。顧亦須協律調聲。一部傳奇。第一折長引子下。必有一段長白。俗名定場白。白中必有三四聯四六句語。語須調平仄。此凡能作曲者。無不知之矣。抑知賓白中調聲協律之處。不獨每折之定場白乎。如上句末一字用平。則下句末一字。必須用仄。連用二平。則聲音壅塞。不能動聽矣。謂余不信。請擇一幼稚生。令

讀一篇四六文。必且對仗不整平仄不協上下倒置也。夫平仄調協之四六文。使不明文理者。讀之猶且動輒乖方。況伶人本無文理。而以平仄不合之賓白責諸。以委宛動人不幾。如郤行而求前哉。歌舞之佳與不佳爲伶人之責。文字之合用。不合用是文人之責不能全委諸優人也。或曰子言賓白亦須協平仄。敬聞命矣。何以又言有時儘可不分也。曰皆是也。傳奇情節錯雜往往限於事實。不盡可繩。以平仄此亦應變從權之道。又丑淨花面口吻亦有以諧合平仄反覺斯文不稱。其狀者此中變換之妙操縱在於一心不可以言傳者也。總之生日之白宜諧淨丑之白略寬會心人自然領悟耳。此賓白須諧平仄之說也。傳奇中之有生日淨丑所以分別君子小人使人一望而知賢不肖也。故作生日之曲白務求其雅。作淨丑之曲白務求其俗。謗云做那等人說那等話。此語竟似專爲傳奇而設無論立心端正者我當設身處地代生端正之思。卽遇立心邪僻者我亦當舍經從權暫爲邪僻之想要須心曲隱微隨口唾出如吳道子之寫生鬚眉畢現斯爲得之。

文人祇能就風雅一方面着想。至於淨丑則齷齪瑣碎頗難下筆。非惟書卷氣息一些不能闡入筆端。卽如詩頭曲尾市井猥談下至籤訣星曆卜筮千字文百家姓八股尺牘等一切無謂之口頭語。無一不當熟悉故淨丑曲文已倍難於生旦而其賓白則可謂難之又難此所以淨丑曲白工之者少也。雖然淨丑曲白不作則已。作則勿畏其難。務求其肖。余之所望於天下才人者如此也。此賓白須要肖似之說也。又傳奇中南北曲統用則賓白中字音亦須依曲之南北而分定其聲音何也。北曲有北音之字。南曲有南音之字。今世之人但知曲內宜分又抑知白隨曲轉不應兩截乎。此折爲南曲則賓白悉用南音。此折爲北曲則賓白悉用北音。今人歌北曲之賓白輒以南音就之。歌場中頗有聞焉者殊堪發一大噱。余寓滻上聞有人歌邯鄲度世（俗名掃花二醉）此北曲也。開場呂祖一段定場白字應作北音。（北音非今日北京話）其在入聲尤須謹嚴。白中自蓬島何曾見一

人起至何姑笑舞而來云云。不下四百餘字。如此長白。原是費力。乃坐聽良久。竟不能明白一字。無論字分南北。卽尋常四聲。尙且滿口胡柴。此真無可言喻矣。余之此說爲全套南曲。全套北曲言之。若南北合套。則可以不拘也。（南北合套爲元末沈和所創。其法極妙。余別論一篇備論其理。茲不贅。）是賓白之字音。宜慎也。我國幅員廣大。言語頗難一致。吳越方言不通於秦晉燕齊土語。又不通於關隴填詞家局。故鄉之聞見。肆梓里之科諱。乃至聽者茫然不能一解。人顧者多用方言之過也。余以爲填詞聲韻。旣一本中州。則賓白亦當以中州爲斷。院本中淨丑口角。往往以蘇州土語出之。此其故以填詞者。南人居多。而南人之中。又以蘇人爲多。生此一方。未免爲一方所囿。故搖筆卽來也。一也。淨丑口角出語。總以可發人笑爲主。填詞者旣係南人。自當取悅於鄉人之耳。若用中州音韻。恐聽者未必雅俗俱解。二也。余謂此知有二五。而不知有一十也。曲中韻律。旣不用鄉音。則白中字眼。亦當一律。曲白兩音。終非所宜。顧文人局鄉土之聞見。往往不能洗除。

賓白之方言宜少也。以上數則皆填詞者應守之律。既備述如右。尚有一事必須注意者。則劇中之科譚處也。科譚之道。雖不可雅。雅則令人難解。然亦不可俗。俗則令人欲嘔。前人院本遇科譚處。輒書隨意作譚四字。令伶工自作。俾得卽景言情。可以一新耳目。而伶工輒不能文於作者之旨。不能領會點金成鐵所在。而是惟孔岸堂桃花扇科譚。出自己作。不許伶人增損一字。然通本殊少解頤語。此以知科譚雖小道。而其難且過填詞也。今人逢科譚。往往作淫穢語。以便引人發笑。有房中所說不出口之語。公然出諸大庭廣衆之前者。此亦有關風化也。夫名教中。自有樂地。談言中儘可解紛。何必說出慾事。纔可引人一粲乎。故科譚中能避去淫穢語。最妙。

第二節 論作清曲法

清曲作法。與作劇曲大同小異。惟格律較謹嚴而已。明中葉以後。士大夫度曲者。

往往去其科白。僅歌曲詞名曰清唱。魏良輔曲律中已載之矣。元人套數有詞無聲。遂有南曲散套之作。蓋駸駸乎如詩餘之歌法也。其作法有三。第一少借宮傳奇中往往有本宮牌中不能聯絡一套而向別宮別調摘取一二曲者。如南呂借商調中呂借般涉之類是也。清曲則不能焉。第二少重韻。傳奇中前曲與後曲所押之韻可以重用。名人諸作亦不避忌也。清曲則不能也。如馬東籬秋思詞。張小山春游詞。(俱見前)通套無一重韻。其嚴可知矣。第三少襯字。傳奇中無論南北諸曲。其襯貼字頗多。如臨川四夢。且以襯字之多。覺得愈險愈妙者。而清曲則不能也。自來名家散套專集不可多見。其散見各家總集。若騷隱之吳騷合編。陳所聞之南北宮詞紀。不下數百家。其佳者儘多。自當以爲揣摩誦習之具。則涉筆便汨汨乎其來矣。納書檻所選散曲。亦有十餘套。如烹茶兀的。不歸來樂。諸曲佳妙特甚。且一洗脂粉之習。至可寶也。愚嘗謂作清曲儘可發抒性靈。不必定作兒女語。明施子野花影集。頗合作家。若多作豔語。如王次回詩改七言。畫終傷大雅。故

第三章 度曲

今人之能歌宣曲者。百人中殆不滿二三。卽此二三人中。眞能歌曲者。且鮮一見也。昔之習曲者。大抵淹雅博洽之士。其於詞章之學。探索素深。平仄四聲陰陽之際。辨別清晰。偶遇曲中詞句。稍有不甚了然處。卽能翻檢而知之。故別字總不出之於口。今則學校教授。音韻廢而不講。學者年至弱冠。而於平仄。且瞢如焉。遑論四聲。遑論陰陽清濁乎。以之習曲。自然難之又難矣。其有一二好事者。流慕詞曲之美名。竊欲自附於風雅。其視度曲之道。僅等諸博奕游戲之具。旋宮未喻。安問宮商。正犯未明。謬然點拍。推其居心。以爲我輩祇求自適。原非邀人賞鑒。卽有乖誤。本自無妨也。積此二因。於是度曲者。遂不復探躡索隱。而元音日以晦滅。且近今曲師。率多不識丁字。每折底本。總有幾十別字。學者旣無家藏院本。足以校對。不過就文理之通否。略加修正。而好曲遂爲俗工教壞矣。抑知清客之與賤工文。

人之與技師所以區別者在何點。不揣其本而衆楚羣咻。無怪乎爲有識者所笑也。當乾隆時長洲葉懷庭先生曾取臨川四夢及古今傳奇散曲論文校律訂成納書檻譜。一時交相推服。乃至今日習此譜者迄無一人問之。則曰此譜習之甚難。且與時譜不合耳。余曰非習之者畏其難。恐教之者畏其難也。夫爲學之道苟因其難能而別求一易也者以期合乎前哲。吾知古今以來未有若是者也。度曲且難。又安論他學哉。且懷庭之譜分別音律至精至微。其高足鈕匪石曾云有哀祕之聲。不輕傳授。略見龔璉人定庵集中。然則欲求度曲之妙。舍葉譜將何所從乎。而今之俗工偏視爲畏塗也。則尙何研究之足云。元音未沒。牙曠難期。願與海內知音君子一爲商榷焉。

(二)五音 喉舌齒牙脣謂之五音。此審字之法也。詳見等韻切韻諸書。最深者爲喉音。稍出者爲舌音。再出在兩旁。牡齒間爲齒音。再出在前。牡齒間爲牙音。再出在脣上爲脣音。雖分五層。其實萬殊。喉音之淺深不一。舌音之淺深亦不一。餘

三音皆然。女口音在口之旁，易辨而於交界之處則甚難。顧其界限則又井然不紊。一口之中並無此疆彼界之別。而絲毫不可相混也。每字之聲必有一定之格。而字形又有大小闊狹長短尖鈍之分。故每字皆有口訣。不得口訣則大非大而小非小。出聲之際已偏引長其音。遂不知所歌何字。而五音紊亂矣。鍊準口訣則字字皆有歸束。如東鍾韻。東字之聲。長鍾字之聲。短蹠字之聲。尖翁字之聲。鈍又如江陽韻。江字之聲。闊臧字之聲。狹堂字之聲。大將字之聲。小細心分別其形顯然要在口訣。不差口訣雖不外喉舌齒牙脣。而細分之則無盡。有喉出脣收者。有喉出齒收者。不可勝計。此外又有落腮穿牙。覆脣挺舌。透鼻諸法。總要將此字識真念。準審其字音。在口中何處着力。則知此字必如何念法。方確。而於大小闊狹。長短尖鈍之內。犁然居爲何等矣。人之聽此字者。無不知其爲何字。雖絲竹噭嘈。仍復一絲不走也。

(二)四呼 開齊撮合謂之四呼。此讀字之法也。開口謂之開。其用力在喉。齊齒。

謂之齊。其用力在齒撮口。謂之撮。其用力在脣合口。謂之合。其用力在滿口。欲讀此字必得此字之讀法。則其字音始真。否則終不能合度。顧此非喉舌齒牙脣之謂也。蓋喉舌齒牙脣者。字之所從。生開齊撮合者。字之所從。出喉舌齒牙脣五音各有開齊撮合。故五音爲經。四呼爲緯。經緯既明。斯綱舉目。張音正調合矣。例如西樓記。樓會第一句慢整衣冠步平康七字。慢字是陽去聲。爲脣出齒收音。四呼中屬開。整字是陰上聲。爲齒音。四呼中屬齊。衣字是陰平聲。爲齒音。四呼中屬齊。冠字是陰平聲。爲喉音。四呼中屬撮。步字是陽去聲。爲脣音。四呼中屬合。平字是陽平聲。爲脣出齒收音。四呼中屬齊。康字爲陰平聲。爲舌音。四呼中屬開。每一曲中必須如此。分析明白。纔無別字。蓋工尺旁譜。僅分四聲陰陽。而出字讀字之法全在度曲之人。五音四呼。一有紊亂。則所歌非其字矣。願世之學者。勿畏其難。一任俗工之零落夾雜。而奉爲金科玉律也。

三三四聲 平上去入。謂之四聲。每聲各有陰陽。共有八聲。此八聲唱法各異。偶

有不惟往名焉。未嘗一日之記。鄧庄者。嘗有此注。意不可レ。略音清亮而遂擊節歎賞也。四聲之中。平聲最長。入聲最短。故長者平聲之本象也。惟上去皆可唱長。卽入聲派入三聲。亦可唱長。然則平聲之長。何以別於三聲乎。蓋平聲之音。自緩自舒。自周。自正。自和。自靜。若上聲必有挑起之象。去聲必有轉送之象。入聲之派入三聲者。各隨所派成音。故唱平聲其訣尤重。在出聲之際。得舒緩周正和靜之法。自與上去迥別。乃爲平聲之正音耳。至於陰陽之分。全由自行辨別。大抵陰平之腔。必連續而清歌。時須一氣呵成。陽平之腔。其工譜必有二音。其第一腔。須略斷切。不可連下。第二腔。若旣至第二腔。則又須一氣接下。直至腔格交代。清楚爲止。此平聲唱法之道也。

上聲唱法。亦只在出字時分別。方開口時。須略似平聲。字頭半吐。卽須向上一挑。方是上聲正位。蓋上聲本從平聲來。故上聲之字頭。必從平起。若竟從上聲起。則其聲一響已竭。不能引長。迨聲竭而復拖下。則反似平聲矣。故唱上聲甚難。一吐

卽挑後不復落下。雖其聲長唱微近平聲。而口氣總皆向上。不落平腔。乃爲上聲之正法。此言陰上聲也。若陽上則出聲宜稍重耳。

去聲唱法。總以有轉送爲主。何謂轉送。蓋出聲時。不卽向高漸漸泛上。而回轉本音。如橢圓之式。是也。以北曲論。則用凡字音者。大半皆在去聲。以南曲論。則凡屬去聲字。總皆於收音處略高一字。俗謂之豁。凡豁之一法。必在去聲上用之。故北曲於去聲上有六五六凡工。或五仄廿亿五者。南曲則用四尺上。或上工尺上四者。皆是也。故唱去聲。須沈着無論。陰陽總當以轉送爲主也。

入聲唱法。以斷爲最宜。所謂斷者。於字之第一腔。卽鑿斷勿連。所以別於三聲也。惟陰入。宜輕陽入。宜重。此須辨別而已。但北曲無入聲。而以入聲諸字。俱派入三聲。蓋以北人言語本無入聲。故唱曲亦無入聲也。然必分派入三聲者。何也。北曲之妙。全在於此。蓋入聲本不可唱。唱而引長其聲。卽是平聲。南曲唱入聲。無長腔。出字卽止。其間有引長其聲者。皆平聲也。何則。南曲唱法。以和順爲主。出聲拖腔。

之後皆近平聲不必四聲鑿鑿故可稍爲假借至北曲則平自平上自上去自去字字清真出聲過聲收聲分毫不可假借故唱入聲亦必審其字勢該近何聲及可讀何聲派定唱法出聲之際歷歷分明亦如三聲之本音不可移易然後唱者有所執持聽者分明辨別此真探微之論也

欲求字音之準而一時或認不明晰者則用范昆白中州韻或周少霞中州全韻王鶴之音韻輯要皆可檢查而知周韻又每字有出口之法更易尋討者也

(四)出字 出字之法分爲頭、腹、尾三種世間有一字卽有一字之音其音初出口時謂之頭音旣延長而不走其聲者謂之腹及後收整本音歸入原韻之音謂之尾例如簫、蕭二字本音爲蕭然其出口之字頭與收音之字尾並不是蕭若出口作蕭收音作蕭其中間一段正音並不是蕭而反爲別一字之音矣且出口作蕭其音一洩而盡曲之緩者如何接得下板故必有一字爲之頭以備出口之用有一字爲之尾以備收音之用又有一字居其中間爲聯絡頭尾之音卽所謂腹

音也。字頭爲何。西字是也。字尾爲何。天字是也。字腹爲何。亏字是也。合西亏天三字而蕭字之音出矣。字字皆然。不能枚舉。絃索辨訛等書載此頗詳。閱之自得。要知此等字頭字尾及腹音乃天造地設。自然而然。非由扭捏而成者也。其實卽是反切之法。而多一腹音而已。篇海字彙等書逐字載有註脚。以兩字切成一字。其兩字之上一字卽爲字頭。下一字卽爲字尾。惟不及腹音者。以切音爲識字之用。非如歌曲之必延長其聲。故不必及此也。無此上下二字。切不出中間一字。其爲天造地設可知。此理不明。如何唱曲。出字一錯。則一曲之中所歌皆別字矣。語云。曲有誤。周郎顧。苟明此道。卽遇最刻之周郎。亦不能拂情而左顧焉。

又頭腹尾三音。皆須隱而不露。使聽者聞之。但有其音。並無其字。方爲上乘。若一有痕迹。反鉤。輶。格。磔。矣。

(五)收聲 世皆知出字之法爲重。而不知收聲之法爲尤重。蓋出一字而四呼五音四聲無誤。則其字已的確可辨。此猶人所易知也。惟收聲之法。則不但當審

之極清力必守之。有力自出聲之後，其口法一定，則過腔轉腔音雖數折而口之形與聲所從出之氣俱不可分毫移動。蓋聲雖同，出於喉而所着力之處在口中，各有地位，字字不同。如開口之喉音，其聲始終從喉着力，其口始終開而不閼，閉口之舌音，其聲始終從舌着力，其口始終閉而不開。其餘字字皆然，斯已難矣。至收足之時，則尤難。蓋放吭出聲之時，氣足而聲縱，尙可把定；至收末之時，則本字之氣將盡，而他字之音將發，勢必再換口訣。略一放鬆，而咿啞嗚叱之聲隨之不知收入何宮矣。故收聲之時，必須將此字交代清楚。何謂交代？一字之音必有頭，腹尾三音必將此三音洗發已盡，然後再出下一字，則字字清楚。若一字之音未盡，或已盡而未收足，或收足而於交界之處未能劃斷，或劃斷而下字之頭未能矯，然皆爲交代不清。况聲音愈響，則聲盡而音未盡，猶之叩百石之鐘，一叩之後，卽鳴他器，則鐘聲方震。他器必若無聲，故聲愈響，則音愈長，必尾音盡而後起下字，而下字之頭尤須用力，方能字字清澈。否則反不如聲低者之出口清楚也。凡

響亮之喉宜省焉。

(六) 歸韻 唱曲能令人字字可辨。不但平上去入四聲準開齊撮合四呼清而已也。四聲四呼止能於出聲之時分別字頭使人明曉。至出字之後引長其聲。卽屬公共之響。況有絲竹一和尤易混人。譬如簫管之音雖極天下之良工吹得音調明亮者祇能分別工尺。令聽者一聆而知其爲何調斷不能吹出字面使聽者知其爲何字也。蓋簫管止有工尺無字面。此人聲之所以可貴也。四聲四呼清則出口之字面已正。苟不知歸韻之法。則引長之字面仍與簫管同故。尤以歸韻爲第一歸韻之法如何。如東鍾字則使其聲出喉中。氣從上腭鼻竅中過。令其聲半入鼻中半出口外。則東鍾歸韻矣。江陽則聲從兩頤中出。舌根用力漸開其口。使其聲朗朗如叩金器。則江陽歸韻矣。支思則聲從齒縫中出。而收細其喉徐放其氣。勿令上下齒牙相遠。則支思歸韻矣。能歸韻則雖十轉百轉而本音始終一線。聽者卽從出字之後驟聆其音亦確然知爲某字也。四聲四呼者出字之時用之。

歸韻者收字之時用之度曲者不可不遵也。

(七)曲情 唱曲之法不但聲之宜講而得曲之情爲尤重蓋聲者衆曲之所盡同而情者一曲之所獨異不但生旦丑淨口氣各殊凡忠義奸邪風流鄙俗悲歡思慕事各不同使詞雖工妙而唱者不得其情則邪正不分悲喜無別卽聲音絕妙而與曲文相背不但不能動人反令聽者索然無味矣然此不僅於口訣中求之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必唱者設身處地摹倣其人之性情氣象宛若其人之自述其語然後形容逼眞使聽者心會神怡若親對其人而忘其爲度曲矣故必先明曲中之意義曲折則啓口之時自不求似而自合若世之止能尋腔依調者雖極工亦不過樂工之末技而不足語以感人動神之微義也

以上諸條度曲之大旨如此矣若妙契筌魚而尋味於酸鹹之外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要亦不外乎此也惟尙有一事爲度曲家所不及知及知之而未能盡通其癥結者則製譜之法是矣學者唱曲之際若遇牌名相同之曲其上一支工尺

與下一支工尺往往有絕然不同之處亦嘗深知其故乎。（如琴挑之懶畫眉四支朝元歌四支又折柳陽關之寄生草四支解三醒四支之類）此卽製譜之法也每一曲牌必有一定之腔格而每曲所填詞曲僅平仄相同而四聲清濁陰陽又萬萬不能一律故製譜者審其詞曲中每字之陰陽而後酌定工尺又必依本牌之腔格而斟酌之此所以十曲十樣而卒無一同焉者也文人不知此理輒以舊曲某齣作爲藍本卽用某齣之工尺以歌新詞此眞大謬不然也謂余不信卽以舊譜證之可乎樓會中懶畫眉第一支云慢整衣冠步平康第二支云夢影梨雲正茫茫起首兩句同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也而二句工尺則不同何也蓋製譜之道如是也慢整與夢影四字第一字皆陽去聲第二字皆陰上聲故慢整二字上之工尺用四上合工夢影二字之上亦用四上合工衣冠二字皆屬陰平聲梨雲二字皆屬陽平聲聲既不同工尺自異故衣冠二字上用四[△]四合工而梨雲二字之上則用工四合四合工（俗譜作工[×]四合四合工誤宜從納書檻）不如是

則。生。音。不。進。七。方。之。歷。二。生。與。正。清。五。二。有。一。爲。陽。去。陽。平。陰。平。一。爲。陰。去。陽。平。
陽。平。又。是。不。同。故。步。平。康。用。上。工。尺。上。四。上。尺。上。四。上。尺。上。四。合。而。正。
茫茫。用。工。尺。上。四。上。尺。上。四。合。合。四。其。省。去。一。贈。板。故。亦。省。去。一。正。板。耳。（說。見。
後。）卽。此。一。句。論。之。其。異。同。之。點。已。若。是。况。在。一。套。乎。此。牌。名。雖。同。工。尺。終。無。不。
異。也。若。必。欲。用。舊。工。尺。除。非。填。詞。時。按。舊。詞。之。陰。陽。而。一。確。遵。之。庶。幾。無。扭。捏。
之。病。顧。填。詞。者。如。幽。桎。梏。一。步。不。可。自。由。則。未。免。太。苦。矣。與。其。詞。去。就。譜。何。如。譜。
去。就。詞。之。爲。愈。也。余。故。略。論。之。焉。

(甲)別正贈 南曲之板，有正有贈，何謂正板？卽每一牌中一定不易之板，如嘯
餘、大成、南詞定律諸譜，每曲之旁有點畫者是也。其類有三：一爲頭板，二爲腰板，
一爲截板。檢舊譜即可知之。何謂贈板？卽曲中句上本可不用板歌者，欲其和緩
美聽，而加贈板式，使其聲之緩弛者是也。其類亦有三：一爲頭贈板，二爲腰贈板，
一爲浪板。頭贈腰贈，曲中常用之，惟浪板不常用。須於曲情急促中加入之，以爲

歌者換氣之地而已。南曲每曲之正板各有定式，不可移易。雖襯字至多，而板式終不可亂也。大抵南曲一套中，其第一、第二、第三數支曲必用贈板，入後戲情愈緊，則贈板可以不用矣。例如樓會、懶畫眉兩支，楚江情一支，皆用贈板者也。末後大迓鼓二支，乃不用贈板矣。餘齣，皆然。製譜者須審明戲情之緩急，何曲用贈板，何曲不用贈板，然後依曲詞之字音分別陰陽，酌定工尺，自無差謬矣。今列一例如下。

〔桂枝香〕杜公名守請這陳生宿秀俏書生小姐聰明頑伴讀梅香卽溜詠關雎好逑關雎好逑春情迤逗向花園行走感得那夢綢繆軟款真難得綿纏不自由（吳石渠療姑羹曲）此不用贈板者。

〔桂枝香〕杜公名守請這陳生宿秀俏書生小姐聰明頑伴讀梅香卽溜詠關雎好逑關雎好逑春情迤逗向花園行走感得那夢綢繆軟款真難得綿纏不自由（吳石渠療姑羹曲）此不用贈板者。

音編入工尺。須就其陰陽而定之。大抵陰聲宜先高後低。陽聲宜先低後高。無論南北諸曲皆如是也。四聲之中。讀時以上聲爲最高。唱時以上聲爲最低。陰上尤宜遏抑而唱。時又須向上一挑。故譜陰上聲字爲尤難去聲之陰聲。宜斟酌。要上不類陽。上下不類陽。去方爲得當。至若平入二聲。最易辨晰。入聲宜斷平聲。宜和此其大較也。製譜之法。最不易說明。緣細微曲折之處。非口授不明。自來文人。但知填詞。不知訂譜。往往脫稿後。付優人樂師爲之點拍。而已。反就樂師學歌。於是自己新詞轉向他人教授。不亦可笑之極乎。故陰陽不分。總不能與語訂譜之道也。余旣論其例。復舉二詞以爲式。以爲知音者細較焉。
(字旁「一」爲平聲。「卜」爲上聲。「ム」爲去聲。入爲入聲。其陽聲則字上加圈。襯字則用小字。)

雙調鎖南枝風光榮雲影○嬌帽輕衫碧玉縫花襯

馬 騎 騎 骨天生你把珍珠齒滴雙
眼 你把你

歸醉花鳥

前腔 春多少 紅樹梢長安看花愁思敲一
步 倚

打 破 紅稿 你把吟燒刀不用的 水晶

花 鳴 鳴

就以上二支細察之。則陰陽正贊。分明清晰。學者苟明其工尺異同之理。則製譜。

。到得二三月，此曲已委良輔，出得爲主，而世之未見者正多。今附錄於此，惟節取數，則不能全也。

一擇具最難。聲色豈能兼備？但得沙喉響潤，發於丹田者，自能耐久。若啓口拗劣，尖粗沉鬱，自非質料，勿枉費力。

一初學先引發其聲響，次辨別其字面，又次理正其腔調，不可混雜強記，以亂規格。如學集賢賓，只唱集賢賓學桂枝香，只唱桂枝香，成熟後，移宮換呂，自然貫串。一五音以四聲爲主，四聲不得其宜，則五音廢矣。平上去入，逐一考究，務得中正。如苟且舛誤，聲調自乖，雖具達梁，終不足取。其或上聲扭做平聲，去聲混作入聲，交付不明，皆做腔賣弄之故。知者辨之。

一生曲貴虛心玩味。如長腔要圓活流動，不可太長；短腔要簡徑找絕，不可太短。至如過腔接字，乃關鎖之地，有遲速不同，要穩重嚴肅，如見大賓之狀。一拍乃曲之餘，全在板眼分明。如迎頭板隨字而下，徹板（卽腰板）隨腔而下，絕

板腔盡而下有迎頭慣打徵板。絕板混連下一字迎頭者。此皆不能調平仄也。一曲須要唱出各樣曲名理趣。宋元人自有體式。如玉芙蓉、玉交枝、玉山供、不是路。要馳驟。針線箱、黃鶯兒、江頭金桂。要規矩。二郎神、集賢賓、月雲高、念奴嬌。序刷子序。要抑揚。撲燈蛾、紅繡鞋、麻婆子。雖疾而無腔。然而板眼自在。妙在下得勻淨。一北曲以遒勁爲主。南曲以宛轉爲主。各有不同。至於北曲之絃索。南曲之鼓板。猶方圓之必資於規矩。其歸重一也。故唱北曲而精於呆骨朵。村里迓鼓。胡十八。南曲而精於二郎神。香遍滿集賢賓。鶯啼序。如打破兩重禪。關餘皆迎刃而解矣。如右所述。度曲製譜之法略備矣。所以論製譜之理者。以此道衰息已久。文人新詞。其被諸管絃者。至少有詞而無聲。實則不知譜也。往余少時。猶得見俞蔭甫先生。先生年八十時。曾作北曲一套。詩集中所謂自製人間可哀曲。嗚嗚唱向草堂。前者是也。其曲全倣洪昉思長生殿中之彈詞。一折雖襯貼字面。亦多依之。既成。令優人中有名阿掌者歌之。卽用昉思之譜。一字不易也。天下寧有是理乎。先生

學術爲一代泰斗。詞曲之道，本非所長。余之所以言此者，蓋以見製譜識曲之人，世不可得。苟得其人，則先生此曲，儘可另訂一譜，而惜乎！當日余尙不足語於斯也。近世度曲之家，計吳門海上不下百人，而能訂譜者實十不得一。故於此帙，略示門徑而已。惟閉門造車，出門未必合轍，海內知音有以匡正之，幸甚。

第四章 談曲

前三章論填詞度曲之道，亦旣詳且盡矣。茲章取元明以來曲家遺事，軼聞彙而集之，以爲詞林之談屑，而實亦吳騷之掌故也。嗟乎！文人結習壯夫薄而不爲，綈士寄情此曲，或能傳後。余匿跡海壘，蹉跎四載，鸞鈴鳳管，久未度聲。間近翰墨，亦不過俚語耳。少年盛氣，多於牛毛。來日大難，味若雞肋。歸熙甫曰：太音之聲，何期於折楊皇華之一笑？此亦余之自得也。於是蒐采隱軼諸事，略著於篇。

王和卿鼎，元大都人也。與關漢卿同時，且相識。和卿數譏謔關，關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一日王忽無疾而逝，而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弔唁，詢其由，或對

云。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乎。或又對云。此玉筋也。關云。我道。你不識。不是玉筋。是嗓。咸發一大噱。（凡六畜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嗓病。又愛計人之短者。亦謂之嗓。）或戲關云。你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纔還得一籌。關亦不與辨也。和卿滑稽佻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胡蠱。其大異常。或以爲仙蠱。翻王賦小曲一支。和卿遂拈醉中天小令云。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難道風流種。謠殺尋芳蜜蠻。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揚過橋東。又有一半兒詞二支。亦有風致。詞云。鴉翎般水鬢似刀裁。小顆顆芙蓉花額兒穿。待不梳妝。怕娘左猜。不免插金釵。一半兒鬚鬆。一半兒歪。其二云。別來寬透縷金衣。粉悴烟憔減玉肌。泪點兒只除衫袖知。盼佳期。一半兒纔乾。一半兒溼。又天淨紗云。笠兒深掩過雙肩。頭巾牢抹到眉邊。款款的把笠簷兒試掀。連荒道一句。君子人不見頭面。又妓有於浴房中被打者。訴苦於王。王作撥不斷。一支云。假胡伶。騁聰明。你本待洗。淹贊倒惹。得不乾淨。精尻上。匀排七道青扇圈。大膏藥剛糊定。

早難道假裝無病。其所作諸詞詼諧雜出。多半類此。

關漢卿號已齋叟。大都人。金末爲太醫院尹。金亡不仕。好談妖鬼。所著有鬼董一書。極雜博可喜。元人記載皆以西廂爲漢卿所作。其實非也。王元美曲藻中已著論辨之。蓋續西廂爲漢卿之手筆耳。其中如裙染榴花。睡損胭脂。皺紐結丁香。掩過芙蓉。扣線脫珍珠。淚濕香羅袖。楊柳眉顰人比黃花瘦。俊語亦不減王實甫而金人瑞輕肆詆謔甚無當也。(余於第一卷中已論之矣)。漢卿軼事有至可笑者。嘗見一從嫁媵婢甚美。百計欲得之。爲夫人所阻。關無奈作小令一支貽夫人云。鬢鴉臉霞屈殺了。將陪嫁。規模全似大人家。不在紅娘下。巧笑迎人文談回話。眞如解語花。若咱得他倒了蒲桃架。夫人見之答以詩云。聞君偷看美人圖。不似關王大丈夫。金屋若將阿嬌貯。爲君唱徹醋葫蘆。關見之太息而已。元人以妬嫉之婦爲蒲桃倒架。不知何意。洪昉思長生殿中亦有蒲桃架霎時推倒之語。可考知之。醋葫蘆亦曲牌名。故有唱徹葫蘆之謠也。又有題情一半兒二支亦佳詞云。雲

疊霧鬢勝堆。鴉淺露金蓮歛。絳紗不比等閒牆外花。罵你個俏冤家。一半兒難當。一半兒要其二。云碧紗窗外悄無人。跪在牀前忙要親。罵了個負心回轉身。雖是我話兒嗔。一半兒推辭。一半兒肯。

元人樂府盛稱關馬鄭白。關爲關漢卿。馬爲馬東籬。鄭爲鄭德輝。白爲白仁甫。四家之詞直如鈞天韶武之音。後有作者不易及也。臧晉叔元曲選所錄四家詞至多學者可以讀之。漢卿之詞前已略見一二首。可以不論。東籬以秋思一套負盛名。周德清評爲元人之冠。余已列於前卷。此外如越調天淨紗一支。直空今古。詞云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明人最喜摹倣此曲。而終無如此自然。故余以爲不可及者。此也。德輝曾作王粲登樓一劇。其中迎仙客一支。亦膾炙人口。詞云雕簷紅日低。畫棟綵雲飛。十二玉闌天外倚。中原思故國。感慨傷悲。一片鄉心碎。至其所作情詞。亦自令黠可喜。如儻梅香第一折寄生草。不爭琴操中單訴。你飄零却不知道。窗兒外更有個人孤另。又

支內云。又不曾薦枕席。便指望同棺槨。音叶稿只想夜偷期。不記朝聞道。又好觀音
一支內云。上覆你個氣咽聲吞的張京兆。本待要填還你枕剩衾薄。音跑語不着

相情意獨至。真得詞家三昧者。又第三折用越調小桃紅。卽爲南曲先聲也。詞中
有云。是害得神魂蕩漾也。合將眼皮開放。你好個熱莽也。沈東陽又調笑令云。擘
面的便搶白殺那病裏王呀。怎生來番悔了巫山窈窕娘。滿口裏之乎者也。沒攔
擋都噴在那生臉上嚇的那有情人恨無個地縫藏羞殺也。傅粉何郎請學士休。
心勞意攘俺小姐他只是作要難當。正是尋常說話略帶譏訕。中間意趣無窮。此
便是作家手筆。又倩女離魂一劇。有聖藥王一支云。近蓼花纜釣槎。有枯蒲衰草
綠蒹葭。過水窪傍淺沙遙望見烟籠寒水月籠沙。我只見茅舍兩三家。如此等句。
清麗流便全是本色。余以德輝詞之少見於世也。故備述之。仁甫著有天籟閣集。
博學多才。不僅以詞曲名世。集後有摭遺一卷。皆錄所作曲也。近吳仲倫刊九金。

人集天籟集亦在其內。此書世多有之矣。不備論也。惟其陽春曲二支集中所未刊者今錄見一斑也。詞云。笑將紅袖遮銀燭。不放才郎夜看書。相偎相抱取歡娛。止不過迭應舉便及第。待何如。第二支云。百忙裏鉸甚鞋兒樣。寂寞羅幃冷串香。向前摟定可憎娘。止不過趕嫁妝。便誤了又何妨。可謂妙絕。他如飲酒之寄生草詞。漁父之沈醉東風詞。佳人黑痣之醉中天詞。皆見於嘯餘譜。太和正音譜。及天籟集中。茲不載也。元王博文天籟集序云。元白爲中州世契。兩家子弟每舉長慶故事。以詩文相往來。仁甫爲寓齋先生華之仲子。於元遺山爲通家姪。甫七歲遭壬辰之難。寓齋以事遠適。明年春京城變起。遺山遂挈以北行。自是不茹葷血。人問其故。曰。俟見吾親則如初。嘗罹疫。遺山晝夜抱持。凡六日。竟於臂上得汗而愈。蓋視親子姪不啻過之。讀書穎悟異常兒。日親炙遺山聲歎談笑悉能默記。後數年。寓齋北歸。以詩謝遺山云。顧我真成喪家狗。賴君曾護落巢兒。居無何父子卜築於滹陽。時律賦爲專家之學。而仁甫有能聲。號後進之翹楚。遺山每過之必問。

爲。昌。之。事。也。」。乃。亡。道。家。舊。諸。郎。獨。汝。賢。未。幾。生。長。見。聞。學。問。博。洽。然。自。幼。
經。喪。亂。倉。皇。失。母。便。有。滿。目。山。川。之。嘆。逮。亡。國。後。恆。鬱。鬱。不。樂。以。故。放。浪。形。骸。期。
於。適。意。中。統。初。年。開。府。史。公。將。以。所。業。薦。之。於。朝。再。三。遙。謝。棲。遲。衡。門。視。榮。利。蔑。
如。也。據。博。文。此。序。則。仁。甫。固。忠。孝。完。人。焉。今。人。讀。梧。桐。雨。鴛。鴦。簡。諸。劇。以。仁。甫。爲。
詞。章。之。士。又。何。異。矮。人。觀。場。乎。此。余。所。以。將。關。馬。鄭。白。四。家。之。事。表。出。之。也。

劉太保

秉忠

字子晦。邢臺人。曾。皈。依。釋。氏。又。名。子。聰。後。遇。世。祖。淳。升。臺。閣。其。功。名。
事。業。載。在。史。冊。茲。可。無。論。矣。其。詞。曲。亦。婉。麗。可。誦。晚。年。自。號。藏。春。散。人。著。有。藏。春。
樂。府。其。乾。荷。葉。曲。云。乾。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搖。蕩。減。了。清。香。越。添。黃。都。因。昨。夜。一。
場。霜。寂。寥。秋。江。上。此。爲。太。保。自。度。曲。詠。乾。荷。葉。卽。用。乾。荷。葉。爲。牌。名。猶。是。唐。辭。之。
意。又。一。首。弔。南。宋。云。南。高。峯。北。高。峯。慘。淡。烟。霞。洞。宋。高。宗。一。場。空。吳。山。依。舊。酒。旗。
風。兩。度。江。南。夢。此。爲。借。腔。別。詠。其。曲。悽。惻。感。慨。千。古。寡。和。又。三。奠。子。曲。云。念。行。藏。
有。命。烟。水。無。涯。嗟。去。雁。羨。歸。鴉。半。生。身。累。影。一。事。鬢。成。華。東。山。客。西。蜀。道。且。回。家。

公篇云 壺中日月洞裏烟霞春不老景長佳功名眉上鎖富貴眼前花三杯酒一覺睡一甌茶亦如置身羲皇以上而無與塵世之紛華也顧讀元史本傳則又不類其爲人固知言不可取耳

虞伯生集在翰苑時宴散散學士家有歌兒順時秀者唱折桂令云博山銅細裊香風兩道紗籠燭影搖紅翠袖殷勤來捧玉鍾半露春葱唱好是會受用文章巨公綺羅叢醉眼朦朧漏轉銅龍夜宴將終十二簾櫳月上梧桐一句而兩韻名曰短柱極不易作伯生愛其新奇可喜時席上適談及三國蜀漢事伯生卽賦折桂令云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笑賦歸歟兩字一韻平仄通押較一句兩韻者其難倍屣矣先生文章道義照耀千古出其餘緒尤能工妙若此洵乎天才不可多得也此種短柱句法自元迄今和之者絕少惟明徐天池四聲猿中曾一仿之後不一見也歲甲寅真州謝平原先生囑題讀書圖余亦作

皇話滄浪龍岡門巷臥滄江元亮柴桑絳帳笙簧金榜文章怎樣思量一晌都忘強彷前哲未免捉襟露肘矣。

盧學士摯字處道號疏齋涿郡人曾作文章要訣見陶南山輟耕錄其詞曲亦疏朗有致與劉秉忠齊名妓有杜妙隆者金陵絕色也疏齋欲見不果因題踏莎行於璧云雪暗山明溪深花藻行人馬上詩成了歸來聞說妙隆歌金陵却比蓬萊渺寶鏡慵窺玉容空好梁塵不動歌聲悄無人知我此時情春風一枕紗窗曉又有珠簾秀者亦當時官伎疏齋送別時曾作雙調落梅風一闋云纔歡悅早間別痛殺俺好難割捨畫船兒載將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珠簾秀答之曰山無數烟萬縷憔悴殺玉堂人物倚蓬窗一身兒活受苦恨不得隨大江東去其風致婉妙有如此者疏齋與孔退之文昇友善退之爲先聖五十四代孫亦有才名疏齋一遊一燕未嘗不與之同處一日廉使徐容齋公瑛集疏齋處退之與焉容齋

曰我有一對君能屬之乎。書中有女顏如玉。退之卽應曰。路上行人口似碑容齋大喜而疏齋不禁蹈舞矣。

姚牧庵燧以古文詞名世。曲則不經見。顧其所作亦婉麗可誦。其寄征衣凭欄人曲云。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身千里難。深得詞人三昧。相傳牧庵與閻靜軒每於名伎張怡雲家宴飲。一日座有貴人。牧庵偶言暮秋時三字。貴人命怡雲續歌之。牧庵戲作傍妝臺云。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却黃花事。貴人曰止。遂不成章。其意度可思也。其在翰林承旨日。玉堂設宴。歌伎羅列中有一人秀麗閑雅。牧庵命歌。遂引吭而歌曰。奴本是明珠擎掌。怎生的流落平康。對人前喬做作嬌模樣。背地裏淚千行。三春南國憐飄蕩。一事東風沒主張。添悲愴。那裏有珍珠十斛來贖。雲娘蓋解三醒曲也。牧庵感其詞之悲抑。使之近前。見其舉動羞澀。而口操閩音。問其履歷。初不實對。叩之再三。泣而言曰。妾乃建寧人氏。真西山之後人也。父官朔方寺祿薄不足以自給。屢貸公帑。無所償。

遂賣入娼家流落至此牧庵命之坐乃書其事於卷首以示友誼爲落籍丞相素敬公意公欲以侍巾櫛卽令教坊檢籍除之公得報語一小史黃棣曰我以此女爲汝妻女卽以我爲父也史忻然從命後史亦至顯官夫婦偕老京師人相傳以爲盛事其慷慨俠義如此嘉興貝闕有詩紀其事曰斷絲棄遠邊何日緣長松墮羽別炎州不復巢梧桐昔在至元日六合車書同玉堂盛文士燕集來雍雍金刀手割鮮酒給蒲萄濃坐有一枝春秀色如芙蓉娉婷劉碧玉綽約商玲瓏寶釵金雀釧已覺燕趙空或聞操南音未解歌北風上客驚且疑姓字初未通問之慚復泣乃起陳始終妾本建寧女遠出西山翁父母生妾時謂是金母童梨花鎖院落燕子窺簾櫳迢迢官朔方位卑食不充侵貸國有刑桎梏加父躬粥女以自贖白璧淪泥中秋娘教歌舞屢入明光宮永爲倡家婦遂屬梨園工京華多少年門外嘶青驄不如孟光醜猶得嫁梁鴻自傷妾薄命失落似秋蓬客聞爲三嘆天道何憮憮遣使白宰相削籍歸舊宗小吏十八九勿恨相如窮配爾執箕帚今夕看乘龍

鴛鴦並玉樹。鸚鵡開金籠。棄汝桃花扇。紅牙不復從。提瓮自汲水。繩給自御冬。時多困轄。軻事或忻遭。逢安知百尺井。忽登羣玉峯。借問爲者誰。內相姚文公詩中敘事。亦不讓孔雀東南飛也。

燕京城外萬柳堂。亦一宴游處也。野雲廉公。曾於其中置酒。招盧疏齋趙松雪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盃。歌小聖樂云。綠葉陰濃。徧池亭水閣。偏趁涼多。海榴初綻。朵朵蹙紅羅。乳燕雛鶯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打遍新荷。公篇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富貴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醑。淺斟低歌。且酩酊。從教二輪來往如梭。此曲爲元遺山。好問所作。當時名姬多歌之。今人知遺山之詩與文。而不知其善曲也。

趙子昂。孟頫嘗欲置妾。以小詞調管夫人云。我爲學士。你作夫人。豈不聞陶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我便多娶幾個吳姬越女。有何過分。你年紀已過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夫人答云。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

尼念一回。下里一曲。心子一曲。才計利。再捨一個。我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櫻。叶果此詞各家筆記。多
已載過。所以不忍棄者。以其詞妙也。

金人院本。其見諸目錄者。僅周密武林舊事卷十中。官本雜劇二百八十種而已。其詞則已亡之久也。雜劇之名。始見宋史。樂志。志稱真宗不喜鄭聲。而或爲雜劇。詞句未嘗宣布於外。則北宋初葉雜劇。固已有脚本。唯無傳於後斯并亡其目耳。據草窗所錄。大率以所演之事。卽繫以所歌之曲。如六么。腰也瀛府。梁州。伊州。新水。薄媚。大明樂。降黃龍之類是也。卽據陶宗儀所記元人劇本。亦有六百九十種。而今多不傳。所傳者。臧晉叔之元百種曲而已。顧此百種。與太和正音譜中目錄相較。已逸去五百餘種。是可惜也。長洲葉懷庭譏晉叔之選元曲爲孟浪漢子。不知埋沒元人多少苦心。其言不無太過。實則晉叔之於元人。可謂功之魁而罪之首也。

宋人有王煥一劇爲太學黃可道作。據錢塘遺事歌舞湖山沉酣百年。賈似道少時佻健尤甚。自入相後。猶微服飲於伎家。至戊辰己巳間。王煥戲文盛行都下。始自一太學黃可道爲之。某倉官諸妾見之羣奔云云。則焚香記之作亦蹈襲前人之意也。

王實甫所作十四種曲。以西廂爲最。惟其人或稱元人。或稱金人。迄未有指定確鑿者。余按實甫麗春堂雜劇。係譜金完顏某事。而劇末云。早先聲把烟塵掃蕩。從今後四方八荒。萬邦齊仰。賀當今皇上。以頌禱章宗作結。則此劇之作。尚在金世。實父蓋亦由金入元者矣。其十四種內。有雙蕖怨一本。據樂府紀聞云。大名民家。有男女以私情不遂。赴水同死者。後三日。二戶相抱出水濱。是年此陂荷花無不並蒂。李治賦雙蕖怨詞以紀之。云云。此劇當紀此事也。余於元人雜劇共得二十六種。而其中十三種已見元百種曲內。僅有十三種爲世間所無者也。實甫詞僅麗春堂耳。餘皆無有。

鮮于去今爲白幾之子。工寺子客。所作甚守。下多子。名居其。長記。一。五。九。抄。云漢子陵晉淵明二人。到今香汗青釣叟。誰稱農父。誰名去就。一般輕五柳莊月。朗風清七里灘。浪穩潮平折腰時。心已愧。伸脚處。夢先驚。聽千萬古聖賢評。

馮子振號海粟。攸州人文思敏捷。每臨文時。輒命侍史二人潤筆以俟。酒酣耳熱。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而畢。時白无咎以詞壇名宿。主盟風雅。所作鸚鵡曲。尤膾炙人口。詞云。儂家鸚鵡洲邊住。是個不識字漁父。浪花中一葉扁舟。睡煞江南烟雨。么篇覺來時滿眼青山。抖擲綠蓑歸去算。從前錯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處。此詞歌遍旗亭。海粟留上都日。有北京伶御園秀之屬相從。風雪中恨此曲無續之者。且謂前後多親炙士大夫。拘於韻度。如第一個父字便難下。語又甚也有安排我處之甚字。我字必須用去用上音律始諧。否則不可歌也。因舉酒屬海粟和之。海粟卽援筆作百餘首。山亭逸興云。崔峨舉頂移家住。是個不卽溜樵父爛柯時樹老無花葉。葉枝風雨。么篇故人曾喚我歸來。却道不如休去。指門前萬

疊雲山是不費青蛙買處愚翁放浪云東家西舍隨緣住是個忒老實愚父賞花時煖薄寒輕徹夜無風無雨么篇占長紅小白園亭爛醉不教人去笑長安利鎖名韁定沒個身心穩於是傳唱遍梨園矣又海粟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可謂爽快之至

歌兒珠簾秀朱氏姿容殊麗雜劇爲當時第一胡紫山宣慰極鍾愛之嘗擬沉醉東風小曲以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閒情任卷舒挂盡朝雲暮雨由是其名益彰

滕賓字玉霄睢陽人以散套負盛名而所填小詞亦清婉可喜有宋六者字同壽爲張嘴兒之女嘴兒工齧栗曾見賞於元遺山同壽得其父之神嘗與其夫某合樂其妙無比云玉霄曾賦念奴嬌贈云柳顰花困把人間恩愛尊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元郎去後有誰着意題品誰料濁羽清商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相並

白髮蒼眉。三言不老。舊詩身。汎這龜印。人。乍處。滿庭霜月。冷冷。

元人有酸甜樂府之稱。少時不知其意。後讀蔣仲舒堯山堂外紀。及顧俠君元詩。選。乃知所謂酸甜者。係二人之名。卽貫酸齋與徐甜齋也。酸齋畏吾人爲阿里海涯之孫。父名貫只哥。遂以貫爲氏。自名小雲石海涯。又號酸齋。徐名飴。揚州人。二人並以樂府擅稱。遂有酸甜樂府之名。明寧獻王權太和正音譜。評二人詞云。酸齋如天馬脫羈。甜齋如桂林秋月。其詞之美可知也。時阿里西瑛新築別業。名懶雲窩。亦善於曲詞。嘗作殿前歡云。懶雲窩。醒時詩酒醉時歌。瑤琴不理拋書臥。無夢南柯。得清閒儘快活。日月似攢梭過。富貴比花開落。青春去也不樂。如何酸齋和之云。懶雲窩。陽臺誰與送姮娥。蟾光一任來穿破。遁迹由他蔽。一天星斗。多分半榻蒲團坐。儘萬里鵬程挫。向烟霞笑傲任世事蹉跎。又和云。懶雲窩。雲窩客。至欲如何。懶雲窩裏和雲臥。打會磨陀。想人生待怎。麼貴比我。爭些大富比我。爭些個。呵呵笑我。我笑呵呵。又和云。懶雲窩。懶雲窩裏客。來多客來時。伴我閒些個。酒

竈茶鍋。且停杯聽我歌。醒時節披衣坐。醉後也和衣臥。興來時玉簫綠綺問。甚麼天籟雲和其詞超妙如此。酸齋生而神彩秀異。膂力絕人。年十二三時。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待槊立而待馬至。騰身上之越一而跨三連。槊生風觀者辟易及長。折節讀書。仁宗朝拜翰林學士。忽喟然嘆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尚。乃稱疾辭居江南。賣藥錢塘市中。詭姓名易冠服。人無識者。嘗休暑鳳凰山。有詩云。路隔蒼苔卒未通。泉花如髮玉濛濛。蛟浮海近雲窗溼。夢怯山寒葛帳空。高枕不知秋水上。開門忽見暮帆東。物情萬態俱忘我。北望幽心一寸紅。又嘗過梁山灤。見漁父織蘆花爲被。酸齋愛其清欲易之。以紬漁父曰。君欲吾被當賦一詩。遂援筆曰。採得蘆花不涴塵。翠蓑聊復藉爲茵。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爲鴦鶯妬。款乃聲中別有春。持被竟去。因自號蘆花道人。其在錢塘日。無日不游西湖。有中呂粉蝶兒南北合套一折。卽世所傳。描不上小扇輕羅是也。(詞見北宮詞紀)清高拔俗。世多稱之。嘗赴所親宴。時正立春。

座客有以清江引請賦。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於每句之首。又須各用春字。酸齋卽題云。金釵影搖春燕斜。木杪生春葉。水塘春始波。火候春初熟。土牛兒載將春去也。座客皆爲絕倒。酸齋有二妾。一曰洞花。一曰幽草。其臨終辭世詩曰。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後張小山可久改成一曲云。君王曾賜瓊林宴。三斗始朝天。文章懶入編脩院。紅錦箋白紵篇。黃柑傳學會。神仙參透詩禪厭塵囂。絕名利。逸林泉。天台洞口地肺山。前學煉丹同。貨墨共談玄。興飄然酒家眠。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海天秋月一般圓。此曲可謂絕唱矣。至若甜齋之詞亦不讓。酸齋曾記其折桂令二支。一贈伎玉蓮云。荆山一片玲瓏。分付馮夷。捧出波中白羽香。寒瓊衣露重。粉面冰融知造化。私加密寵爲風流洗盡。嬌紅月對芙蓉。人在簾櫳太華朝。雲太液秋風一春情云。平生不會相思。才會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雲心如飛絮。氣若游絲空一縷餘香。在此盼千金游子。何之證候來時。正是何時燈半昏。時月半明時。正鏤心刻骨。

之作。直開玉茗粲花一派矣。其夜雨水仙子云。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落燈花棋未收。嘆新豐孤館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憂都到心頭。又有水仙子二闋。一詠佳人釘鞋。一詠紅指甲。亦佳甚。釘鞋云。金蓮脫瓣載雲輕。紅葉浮香帶雨行。漬春泥印在蒼苔逕。三寸中數點星。玉玲瓏環珮交鳴濺。越女紅裙濕沁湘妃羅襪冷。點寒波小小蜻蜓。紅指甲云。落花飛上筍芽尖。宮葉猶將冰筋黏。抵牙關越顯得櫻唇豔。怕陽春不捲簾。捧菱花紅印妝。奩雪藕絲霞十縷。鏤棗斑血半點指劉郎。春在纖纖語。俊字字豔。直可壓倒羣英矣。止爲一時之冠。

喬吉字夢符。太原人。自號惺惺道人。又號笙鶴翁。美容儀。能詞章。以威嚴自飭。人

敬畏之。居杭州太乙宮前。有西湖詞梧葉兒百篇。名公爲之序。胥疏江湖。垂四十年。欲刊行所作。竟無成事者。陶宗儀輟畊錄云。夢符博學多能。以樂府稱重於世。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鳳頭、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終要

兩世姻緣揚州夢。死生交勘風情金錢記。荆公遣妻節婦牌。賢孝婦九龍廟黃金臺。十一種減晉叔元曲選。僅刻兩世姻緣揚州夢。金錢記三種而已。其小令至有風情。嘗記其詠竹衫云。并刀翦龍鬚爲本。玉絲穿龜背成文。襟袖清涼不染塵汗。香晴帶雨肩瘦冷。搜雲是玲瓏剔透人。又詠香茶小令云。細研片腦梅花粉。新剝珍珠豆蔻仁。依方修合鳳團春。醉魂清爽舌尖香。嫩這孩兒那些風韻。又天淨紗小令云。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所作皆清俊秀麗。不媿大家孟符又長於詩餘。其和黃子常賣花聲詞云。侵曉園丁道叫嫩紅嬌紫巧工夫攢枝綴蕊行歌佇立灑洗妝新水捲香風看街簾起深深巷陌有個重門閉未忽驚它尋春夢美穿牕透閣便憑伊喚取惜花人在誰根底蓋杭城春日婦女喜爲鬪草之戲故孟符詞云云也。

張可久字伯遠號小山以樂府得盛名有小山小令二卷明李中麓爲之刊行太

和正音譜評其詞清而且麗華而不豔至爲確切余見其和劉時中五月菊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重陽菖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瑤觴舊日東籬陶令北窗高臥羲皇又九月九日見桃花小山爲作小令云前度劉郎老矣去年崔護來遲紅雨飛西風起望白衣可憐憔悴蜂愁蝶未知冷落在天台洞裏（時中名致與亦善曲）其秋日宮詞一半兒二首亦佳花邊嬌月靜妝樓葉底滄波冷翠溝池上好風閒御舟可憐秋一半兒芙蓉一半兒柳其二云數層秋樹隔雕簷萬朵晴雲擁玉蟾幾縷夜香穿繡簾等潛潛一半兒開門一半兒掩又酬耿子春海棠詞云海棠香雨汙吟袍薜荔空牆閒酒瓢楊柳曉風涼野橋放詩豪一半兒行書一半兒草又云梅枝橫翠暮寒生花淡紗窗殘月明人倚畫樓羌笛聲惱詩情一半兒清香一半兒影皆俊詞也。

王元鼎以曲得重名有折桂令一枝詠桃花馬云問劉郎驥控亭槐覺紅雨蕭蕭亂落蒼苔溪上籠歸橋邊洗罷洞口牽來搖玉轡春風滿街摘金鞍流水天台錦

偶有疾。思馬版腸充饌。元鼎卽殺所騎五花馬。取腸以供都下傳爲佳話。其時中書參政爲阿魯溫。尤屬意於郭。至則戲謂之曰。我比王元鼎何如。對曰。參政宰相也。元鼎才人也。變理陰陽。致君澤民。則學士(卽元鼎)不及參政。嘲風詠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如學士。阿魯溫大笑而罷。云娟娟此豸。令黠可喜。若是令我有遲生。五百年之憾矣。

劉庭信爲南臺御史。劉庭翰族弟。俗呼曰黑劉。五者是也。也有水仙子二支。云。秋風颯颯撼蒼梧。秋雨瀟瀟響翠竹。秋雲黯黯迷烟樹。三般兒一樣。苦苦的人魂魄全無。雲結就心間。愁悶雨少似眼中淚珠。風做了口內長吁。又蝦鬚簾控紫銅鈎。鳳髓茶閒碧玉甌。龍涎香冷泥金獸。繞雕欄倚畫樓。怕春歸綠慘紅愁霧濛濛。丁香枝上雲淡淡。桃花洞口雨絲絲。梅子牆頭細膩流麗。亦不愧小山東籬也。

周德清字挺齋。高安人。著有中原音韻一書。平聲之分陰陽。自挺齋始之也。所作

小令散套綽有大家風格。嘗過廬山賦朝天子云。早霞晚霞妝點廬山畫仙翁。何處鍊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嘆浮生指落花。楚家漢家都做了漁樵話。此詞字字穩洽。移動不得一絲。固是老斲輪手。挺齋曾至西域訪友人瑣。非復初有同志羅宗信者。見餉酒肴。復初舉觴。命謳者歌四塊玉調。起句云彩扇歌。青樓飲。宗信急止其音。云彩字對青字而歌。青字爲晴。吾揣其音。此字必用陽聲。以揚其音。而青字乃抑之。非也。復初因前驅紅袖。而自用調歌曰。買笑金纏頭錦。得遇知音可。人心怕逢狂客。天生沁紐死鶴。劈碎琴不害。穆德清聞其歌大喜。曰。予作樂府三十年。未有如今日之遇二公。能知某曲之非某曲之是也。遂奉巨觴。口占折桂令一支。云宰金頭黑腳天鵝。客有鍾期座有姮娥。吟既能吟聽還能聽。歌也能歌。和白雪。新來較可放行雲。飛去如何醉覩銀河。燦爛蟾明點點星。多歌舞。旣畢相與痛飲。大醉而罷。其風致不減魏晉人也。挺齋家況奇窘。時有斷炊之虞。戲詠開門七件事。折桂令云。倚蓬窗無語嗟呀。七件兒全無做甚麼人家柴似靈。

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醬甕兒恰纔夢散。鹽舐兒又苦肖乏。茶也無用。酒也無用。
七件事尙且艱難。怎生教我折柳攀花。其貧可想見也。余嘗謂天下最苦之事莫
若一窮字。饑寒交迫。而猶能歌聲出金石者。卽原思在今日。恐亦未必能如斯竊
怪。自揚雲逐貧昌黎送窮以來。此輩窮鬼。宜早置天涯之外。何以復能纏擾後人。
直使之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也。因念明王德章安貧詩云。柴米油鹽醬醋茶。七般
都在別人家。我也一些憂不得。且鋤明月種梅花。雖口頭高雅。恐心頭亦叫苦耳。
臨川陳克明作美人一半兒八詠。周德清擊節嘆賞曰。此調作者固多。此公音律
獨合。所以爲不可及也。春夢云。梨花雲繞錦香亭。蝴蝶春融軟玉屏。花外鳥啼三
兩聲。夢初驚。一半兒昏迷。一半兒醒。春困云。瑣窗人靜。日初曛。寶鼎香消火尙溫。
斜倚繡牀深閉門。眼昏昏。一半兒微開。一半兒睂。春妝云。自將楊柳品題人笑撲。
花枝比較。春輸與海棠。三四分再偷匀。一半兒胭脂。一半兒粉。春愁云。厭聽野鵠。
語雕簷。怕見楊花撲繡簾。拈起繡針還倒拈。兩眉尖。一半兒微舒。一半兒斂。春醉

云海棠紅暈潤初妍楊柳纖腰舞自偏笑倚玉奴嬌欲眠粉郎前一半兒支吾一半兒軟春繡云綠窗時有唾茸黏銀甲頻將線綵擣繡到鳳凰心自嫌按春纖一半兒端詳一半兒掩春夜云柳綿撲檻晚風輕花影橫窗淡月明翠被麝蘭熏夢醒最關情一半兒溫馨一半兒冷春情云自調花露染霜毫一種春心無處描欲寫素心三四遭絮叨叨一半兒連真一半兒草卻能道出美人風韻所以可貴克明於元人中不甚著稱而詞之佳妙若此亦足見元人於此道之用力至深也

候克中字正卿號艮齋先生真定人曾作關盼盼春風燕子樓一劇詞華精警爲時人所不及據四庫全書提要云正卿幼喪明聆羣兒誦書不終日能悉記之稍長習詞章自謂不學可造詣旣而悔之以爲刊華食實莫先於理原易以求乃爲得之於是精意讀易著有大易通義艮齋詩集等書又周密癸辛雜識云方回年七十卒獻之亦七十兩家之子姪皆與乃翁爲慶祝且徵友朋之詩時仇山村先生與方牟二家俱有往來故壽獻之詩有姓名不入六臣傳容貌堪稱九老碑之

句其壽。方。司。寺。可。有。之。何。事。不。上。酒。大。回。嘗。有。句。今。生。窮。似。范。丹。
故。用。之。也。於。是。方。大。怒。恨。其。褒。卑。貶。己。遂。撫。六。臣。一。語。謂。比。今。上。爲。朱。溫。必。欲。告。
官。殺。之。諸。友。皆。爲。謝。過。不。從。仇。遂。謀。之。俟。正。卿。正。卿。卽。訪。方。回。徐。扣。之。曰。聞。仇。君。
近。得。罪。於。虛。谷。何。耶。方。曰。此。子。無。理。乃。比。今。上。爲。朱。溫。正。卿。曰。渠。詩。中。僅。言。六。臣。
耳。今。比。上。爲。朱。溫。者。執。事。也。方。色。變。正。卿。遂。索。其。手。稿。碎。之。事。乃。已。據。此。則。正。卿。
又。善。爲。人。解。紛。也。正。卿。以。散。套。得。盛。名。其。醉。花。陰。良。夜。迢。迢。一。折。元。曲。中。不。可。多。
得。之。作。惜。燕。子。樓。一。劇。散。佚。不。傳。至。爲。可。嘆。耳。

南北合套之法。自元沈和爲始。和字和甫。杭州人。所作瀟湘八景。歡喜冤家。諸本。皆用南北合套法。極爲工巧。後居江州江西人。稱爲蠻子。關漢卿者是也。今人遇場頭。稍多之曲。往往用南北合調。如新水令。步步嬌。及醉花陰。畫眉序之類。搖筆皆是。而創始之人。皆不能舉其姓字矣。此亦數典忘祖也。余特表而出之。見元鍾

嗣成錄鬼簿。

錢唐王曄字日華。曾作桃花女、臥龍岡、雙賣花諸劇本。惟桃花女一種爲臧晉叔所選。故世多知之。然其詞已不如關馬鄭白四家矣。日華又集列代之優詞。有關於世道者。自楚國優孟而下。至金人玳瑁頭。凡若干條。名曰優戲錄。楊鐵崖爲之作序。惜其書不傳。

元人倡夫亦有通詞藻者。如鴛鴦被、百花亭、貨郎旦諸本。皆倡夫所作也。其中以張國賓、紅字李二花、李郎諸人爲最。國賓又作酷貧。大都人。教坊管勾。有汗衫記、衣錦還鄉、羅李郎、薛仁貴諸劇。見元曲選。紅字李二京兆人。爲教坊劉要和之婿。有武松打虎、病揚雄、黑旋風諸劇。見錄鬼簿。花李郎亦劉要和婿。或云卽李二未知是否。有相府院釘一釘、勘吉平諸劇。見正音譜。及北詞廣正譜。詞曲之盛。至倡夫。也能操翰。可謂至矣。王靜庵云。明昌一編。盡金源之文獻。吳興百種。抗皇元之風雅。百年之風會成焉。三朝之人文繫焉。況第其卷帙。軼兩宋之詩餘。論其體裁。開有明之制義。攷古者徵其事。論世者觀其心。游藝者玩其詞。知音者辨其律。誠哉。

比。言。也。

明寧獻王權。太祖第十六子。洪武二十四年就封大寧。永樂元年改封南昌。深於音律。著有太和正音譜。今在嘯餘譜中。荆釵記亦其所作。以天潢貴胄。而又能嫋於文詞。故能傳流至今。膾炙人口。此外有辨三教。勘妬婦。烟花判。瑤天笙鶴。白日飛昇。九合諸侯。私奔相如。豫章三害。肅清瀚海。客窗夜話。獨步大羅。天復落媚。十二種。皆見正音譜目中。錢牧齋列朝詩集云。江右俗故質朴。儉於文藻。士人不樂聲譽。王弘獎風流。增益標勝。博學好古。無所不通。尤深於史。凡羣書有祕本。莫不刊行國中。足見王之好學矣。

明代宗室之賢者。獻王而外。尙有周憲王。王諱有燉。周定王長子。洪熙元年襲封景泰三年薨。王遭世隆平勤學好古。留心翰墨。製誠齋樂府。傳奇若干種。音律諧美。流傳內府。中原絃索多有用其新詞者。李夢陽汴中元宵絕句云。中山孺子倚新妝。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其見重於人可知矣。

余嘗讀陳蘆卿南北宮詞紀。見有誠齋者。其樂府套數甚多。後乃知誠齋爲王之別號。其詩文各集皆以此名也。按王所作散劇不下三十種。均見盛明雜劇中。其氣魄才力亦不亞於關漢卿矣。

明初有王子一、劉東生、谷子敬、湯式、楊景言、賈仲名、楊文奎諸子。俱見正音譜。各有題評語。而吳騷合編南宮詞紀。亦多有諸子散套小令各曲。其所作雜劇僅臧晉叔元曲選中有數種。此外不多見也。余考諸人之作。殊不止此。除劉晨阮肇城南柳鐵拐李對玉梳蕭淑蘭翠紅鄉諸曲。俱收入百種外。王子一有海棠風、楚陽臺鶯燕蜂蝶三種。劉東生有嬌紅記、月下老二種。谷子敬有枕中記、鬧陰司二種。湯式有瑞仙亭一種。楊景言有海棠亭生死夫妻二種。賈仲名有昇仙夢一種。楊文奎有王魁不負心、上元夫人玉盒記三種。蓋明初承元季之風。其時且在洪武未行科舉以前。故諸文人皆盡心此道。初不料科舉興而反用八比時文也。自時文興而雜劇衰。而傳奇盛此亦曲家一大關鍵處。惜自來文人無有言之者。往與

亡友黃慕庵作文學史。命有月。一代。二月。八。之。日。又。身。四十。齡。之。傳。奇。爲。別。創。
之。格。其。他。各。學。非。惟。不。能。勝。過。前。人。且。遠。不。如。前。代。無。論。其。他。即。在。北。曲。亦。復。如。
是。倘。亦。所。謂。盛。極。難。繼。者。耶。（文長四聲猿、亦不盡北曲、楊升庵太和記、亦間有
南詞）余嘗以爲知言云。

幽閨、荆釵、琵琶三種。前人論之詳矣。余謂荆釵之行世。祇以藩邸之尊。不能不被。
之管絃。非必果以詞妙而傳遍人口也。茲姑不論。幽閨之與琵琶。同遭後人竄改
之厄。已失舊觀。然魏良輔僅點琵琶之板。而不及幽閨者。誠以幽閨之可疑者多。
也。卽如詰盟之仙呂點絳唇。實則爲越調看花回。而湯若士。邯鄲之西譟。洪昉思
長生之打圍。皆誤以傳誤。而不知其底蘊矣。非經大成譜之參訂。蓋幾幾乎。不辨。
魚魯。而反以爲點絳唇。混江龍之別調。如詩餘中之又一體也。故論幽閨之外律。
自是不謬。惟臧晉叔以爲幽閨在琵琶之上。何元朗亦主此說。王元美目爲好奇
之過。晉叔曰。是惡知所謂幽閨者哉。元朗晉叔旣皆以幽閨爲美。余實不能無疑。

幽閨惟拜月一折。確是神來之筆。而一折之中。惟「却不知道小鬼頭兒春心動也」一句。爲妙文耳。其他則實無可擊節處。晉叔云。烏知所謂幽閨。余實無以知之矣。
(按施君美名惠字耐庵水滸記亦其手筆云)

西廂記。明人皆以爲關漢卿作。王實甫續琵琶記。明人亦以爲高拭所作。非高明撰。可見明人僅論文字。不論詞家掌故也。今西廂人人知實甫之作。可以不論。按堯山堂外記。謂作琵琶記者。乃高拭。其字則誠。朱竹垞靜志居詩話引之。而復云涵虛子曲譜。有高拭而無高明。則蔣氏之言。或有所據。王元美藝苑卮言。亦云南曲高拭則誠。遂掩前後。是明人均以則誠爲拭也。不知高明乃字則誠。高拭別字則成。成與誠字形旣相似。而聲又相同。且同爲永嘉人。所以貽誤至今。高明至正五年。張士堅榜中第。授處州錄事。辟丞相掾。方谷貞叛。省臣以溫人知海濱事。擇以自從。與幕府論事不合。谷貞就撫。欲留賓幕下。卽日解官。旅寓鄞之櫟社。明太祖聞其名。且閱其琵琶詞而善之。欲召至金陵。以老病辭。尋卒。著有柔克齋集。顧

尚書某。緋袍出送客。則誠適自塾師處歸。時衣綠衣。尙書戲語之曰。出水蛙兒穿綠襖。美目盼兮。則誠應聲曰。落湯蝦子着紅衫。鞠躬如也。尙書大驚異。稱爲奇童。則誠散套至多。茲不載。

荆劉拜殺爲四大傳奇。荆釵幽閨已論於前。文字之最不堪者。莫如白兔殺狗。白兔不知何人所作。讀之幾乎令人欲嘔。殺狗爲徐畊。作畊字仲由。淳安人。洪武初徵秀才。至藩省辭歸。有巢松閣集行世。宜其詞當淵雅矣。乃鄙陋庸劣。直無一語足取。有才者不宜如是也。仲由之言曰。吾詩文未足品藻。惟傳奇詞曲。不多讓古。人自負如此。更不該隨意塗抹。余嘗讀其小令曲。滿庭芳云。烏紗裹頭。清霜林落。黃葉山邱。淵明彭澤辭官後。不事王侯。愛的是青山舊友。喜的是綠酒新薌。相拖逗。金尊在手。爛醉菊花秋。語語俊雅。雖東籬小山。亦未多遜。不知所作傳奇。何以醜劣乃爾。或者殺狗久已失傳。後人僞託仲由之作。羼入歌舞場中耳。不然不應。

與小令如出兩人之手且有天淵之別也。

杜甫游春一劇爲王九思作。九思字敬夫，號渼陂，鄂縣人。弘治丙辰進士，授檢討。值劉瑾亂政，悉調部屬，敬夫獨得吏部，不數月長文選。瑾敗，降壽州同知，勒致仕。盛年見擯，無所發洩。時長沙李西厓柄國，敬夫遂恨西厓入骨。隨寄情詞曲，作爲歌謡。杜甫一劇亦當時所作，嬉笑譴浪，力詆天涯關隴之士，雜然和之。世傳敬夫將填詞以厚貲，募國工杜門習學琵琶三絃，熟案諸曲，盡其技而後出之。故其詞雄放奔肆，儼然有關馬之遺。余讀其碧山樂府，秀麗雄爽，康對山不如也。嘉靖初，纂脩實錄，有議起敬夫者，或言於朝曰：「游春記」李林甫固指西厓楊國忠得非石齋賈婆婆得非南塢耶？吏部聞之，縮舌而止，遂放廢終身。云余謂敬夫身世與康對山相似，敬夫之游春記康海之中山狼（事已見前，茲不贅），所作之曲相似也。敬夫以逆瑾而廢，對山亦以逆瑾而廢，所坐之事又同也。卒至同廢棄其身亦可惜矣，亦可傷矣。

陳大聲鑄金麥人。川字火。曾。自。三。有。約。金。長。女。因。繼。請。處。本。官。至。都。指。揮。使。
藝苑卮言。譏其淺於才情。且多蹈襲古人。其言殊屬不確。余讀其題情惜別諸詞。直得南音三昧。不可以其將家子而輕之也。且宮商穩協。不差毫末。爲世人所尤難。又善於畫山水。仿沈啓南淵古淡朴。不愧名家。自爲詩題其上。世人知大聲擅樂府。不知其能詩。又不知其工畫也。

楊升庵

愼

有洞天玄記。蘭亭會太和記諸劇。又有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流膾人口。王元美謂其腔律未諧。亦非苛論。蓋楊本蜀人。故多川調。不甚諳南北本腔也。然其佳句至多。如費長房縮不就。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又別淚。銅壺共滴。愁腸蘭焰同煎。和愁和恨。經歲。經年。又傲霜雪。鏡中紫鬢任光陰。眼前赤電仗平安。頭上青天。皆佳句也。其妻黃氏。亦擅詞曲。其羅江怨四支。用車遮韻。極佳詞云。空亭月影斜。東方旣白。金雞驚散。枕邊鰐。長亭十里。唱陽關也。相思相見。相見何年。月淚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結鴛鴦被冷。雕鞍熱前腔。黃昏畫角歇。南樓雁疾。

遲遲更漏初長夜。愁聽積雪溜松稠也。紙窗不定。不定風如射。牆頭月又斜。牀頭燈又滅。紅爐火冷。心頭熱。前腔關山望轉賈。征途倦歷。愁人莫與愁人說。遙瞻天闕。望雙環也。丹青難把。難把衷腸寫。炎方風景別。京華音信絕。世情休問涼和熱。是寒冬節。長空孤鳥滅。平蕪遠樹接。倚樓人冷。闌干熱。此四詞爲憶外之作。時升庵方謫雲南。故詞中云云也。

李中麓開先字伯華。章邱人。官至太常少卿。罷歸後。以詞曲娛老。著有寶劍記、斷髮記、諸傳奇。文采風流。照耀北方。錢牧齋云。伯華罷歸。治田產。蓄聲伎。徵歌度曲。爲新聲小令。揭彈放歌。自謂馬東籬張小山無以過也。爲文一篇。輒萬言。爲詩一首。輒百韻。不循格律。詼諧調笑。信手放筆。所著詞多於文。文多於詩。又改定元人傳奇樂府數百卷。蒐集市井。豔詞詩禪對類之屬。多流俗瑣碎。士大夫所不道者。所藏詞曲至富。自謂詞山曲海。每大言曰。古來才士不得乘時。枋用非以樂事繫。

其。少。主。主。委。王。有。七。以。逐。消。度。丁。首。名。之。使。中。一。之。三。一。之。北。人。自。已。
康後推山東李伯華。伯華以百闌傍妝臺爲對。山所賞今其詞尚存不足道也。所
爲南劇寶劍登壇記亦是改其鄉先生之作二種尙在拜月荆釵之下一日問余
何如琵琶記余謂公詞之美不必言第令吳中教師十人唱過隨腔改妥乃可傳
耳李拂然不樂罷其自負有如此者惜其詞余未見也。

吳中以南曲名者祝希哲唐子畏鄭若庸三人京兆能爲大套富麗而多駁雜解
元小詞纖雅絕倫而大套則時有捉襟露肘之態若庸字中伯號虛舟崑山人早
歲以詩名吳下趙康王聞其名走幣聘入鄰客王父子間王父子親逢迎接席與
交賓主之禮於是海內游士爭擔簾而之趙以中伯與謝榛故也中伯在鄰王爲
庇供帳賜宮女及女樂數輩中伯乃爲著書採掇古今奇文累千卷名曰類雋康
王薨後乃去趙居清源年八十餘卒中伯所著曲以玉玦記最著其他大節記五
福記皆不傳余謂玉玦典雅工麗可詠可歌開後人駢綺之派每折一調每調一

韻尤爲合法。今六十種曲。曾有此本。易於檢閱也。余見其春闌散曲一套。致佳爲錄其詞。此亦吉光片羽。不可多得者矣。沈醉東風 海棠花將開未開。倦停鍼繡窗。閒待花睡去。冷閒階。教人憐愛。須避却妬花風霾。把門兒漫開。不許蝶蜂參拜。若等得着那負心的。便隨着進來。忒忒令 盼得個春風滿街。好花枝沒人簪。戴對花無語。空立遍蒼苔。擔害得人無賴。愁無奈。恨無端。磨穿了鐵鞋。玉交枝 他毒如蜂蠻。戀花枝。花還受災。芳心從此被伊家賣。說甚麼有地重栽桃源洞口。信已乖。武陵溪上春難再。頓忘却雙頭鳳鞋。頓忘却同心鸞帶。江兒水 見月頻生怪。因花更自猜。一春無事因他害。千般消遣心難解。萬椿擺脫情難解。除是鴻門樊噲。打破愁關。提出了淒涼法界。川撥棹 情忒歹。沒音書。三四載。全不見那日書齋。曾道是遇麟鴻足書繫帛。到如今呆打孩筆。無情手懶擡。尾香 肌瘦得容如菜。病久空教尋艾。只怨得怨瑟愁琴付鴻雁哀。其詞頗有奇語。爲吳中綺麗之詞。別開生面。固無愧爲名家也。

徐。王。口。聲。有。勝。多。人。口。久。矣。其。詞。雄。邁。豪。爽。直。入。元。人。之。室。禰。生。罵。曹。迄。今。猶。
有。演。之。者。余。最。愛。其。翠。鄉。夢。中。之。收。江。南。一。曲。句。句。短。柱。一。支。有。七。百。餘。言。較。虞。
伯。生。折。桂。令。(見前)詞。其。才。何。止。十。倍。且。通。首。皆。用。平。聲。更。難。下。筆。才。大。如。海。直。
足。俯。視。玉。茗。也。又。女。狀。元。中。二。犯。江。兒。水。四。支。亦。佳。其。第。四。支。尤。妙。云。浣。花。溪。外。
茅。舍。繞。浣。花。溪。外。是。詩。人。杜。老。宅。何。處。野。人。扶。杖。敲。響。扉。柴。況。久。相。依。不。是。纔。
籬。棗。熟。霜。齋。我。裁。的。卽。你。栽。儘。取。長。竿。闊。袋。打。撲。頻。來。鋪。餐。權。代。我。恨。不。得。填。滿。
了。曾。天。饑。債。此。詞。不。獨。顯。出。老。杜。廣。廈。萬。間。之。意。實。足。見。文。長。之。心。固。不。當。僅。賞。
其。詞。也。或。謂。文。長。四。曲。俱。有。寄。託。余。嘗。考。之。文。長。佐。胡。梅。林。宗。憲。幕。時。山。陰。某。寺。
僧。頗。有。遺。行。文。長。曾。嗾。梅。林。以。他。事。殺。之。後。頗。爲。厲。又。文。長。之。繼。室。張。才。而。美。文。
長。以。狂。疾。手。殺。之。又。文。長。助。梅。林。平。徐。海。之。亂。嘗。結。海。妾。翠。翹。以。爲。內。援。及。事。定。
翠。翹。失。志。死。吾。鄉。秦。膚。雨。曾。作。翠。翹。歌。以。弔。之。頗。不。直。文。長。所。爲。故。所。作。四。聲。猿。
翠。鄉。夢。弔。寺。僧。也。木。蘭。女。悼。翠。翹。也。女。狀。元。悲。繼。室。張。氏。也。此。說。雖。出。王。定。桂。然。

無所依據亦不可深信。且漁陽一劇未嘗論及其言亦未完全不如勿深考之爲愈也。與其鑿空不若闕疑。余僅喜其詞之超妙而已。他何論乎。

梁伯龍辰魚。崑山人。太學生。以浣紗記吳越春秋一劇。獨享盛名。其時太倉魏良

輔。以老教師居吳中。伯龍就之商訂曲律。詞成卽爲之製譜。吳梅村詩所謂里人度曲魏良輔。高士墳詞梁伯龍者是也。顧其所作殊不止此。盛明雜劇中尙有紅線女一本。今人知者鮮矣。王元美詩云。吳閨白面冶游兒。爭唱梁郎絕妙詞。則當時之傾倒伯龍可知。又有陸九疇、鄭思笠、包郎、郎戴梅川輩。更唱迭和。清詞豔曲。流播人間。洵爲吳中詞家之文獻也。楊坦園詞餘叢話云。伯龍以浣紗負時名。一日鹽尹某宴集。演浣紗全本。招伯龍居上座。遇一佳句。則奉觴上伯龍壽。須立飲而盡。自前訪開場至打圍折。所飲已無算。伯龍且醉不可支矣。及打圍開演。歌南。曹天樂與北朝天子一套。爲伯龍所創作。內有擺開擺開擺擺開一語。鹽尹某忽云。此惡語也。當受罰。伯龍無詞可對。則已儲汙水滿甌以待。強灌伯龍之口。遂委。

頓。蹤。跡。而。去。云。云。余。按。朝。天。子。中。一。句。如。攏。開。者。本。難。下。筆。統。計。七。字。須。成。兩。疊。
語。古。今。以。來。能。完。美。者。絕。少。黠。者。往。往。用。南。曲。中。朝。天。子。以。易。之。殊。失。南。北。夾。套。
之。意。(如。桃。花。扇。哭。壇。折。之。類)惟。尤。西。堂。鈞。天。樂。中。用。渺。懷。渺。懷。渺。懷。快。哉。快。
哉。快。快。哉。往。來。往。來。往。往。來。最。爲。神。妙。他。作。皆。不。能。及。也。

馮。汝。行。不。伏。老。一。劇。騷。隱。生。改。爲。題。塔。記。院。本。以。北。易。南。較。李。日。華。之。改。西。廂。且。
勝。十。倍。也。馮。名。惟。敏。號。海。浮。臨。胸。人。官。保。定。府。通。判。與。王。元。美。善。元。美。嘗。云。北。調。
如。李。空。同。王。浚。川。何。粹。夫。韓。苑。洛。何。太。華。許。少。華。俱。有。樂。府。而。未。之。盡。見。予。所。知。
者。李。尙。寶。先。芳。張。職。方。重。劉。侍。御。時。達。皆。有。可。觀。近。時。馮。通。判。惟。敏。獨。爲。傑。出。其。
板。眼。務。頭。擯。捨。緊。緩。無。不。曲。盡。而。才。氣。亦。足。以。發。之。祇。恨。用。本。色。太。多。北。音。太。繁。
爲。白。璧。微。類。耳。然。其。妙。處。固。不。可。及。也。錢。牧。齋。云。海。浮。善。近。體。樂。府。盛。傳。東。郡。余。
所。見。梁。狀。元。不。伏。老。雜。劇。當。在。王。渼。陂。杜。甫。春。游。之。上。云。云。可。見。不。伏。老。原。本。至。
佳。正。不。必。騷。隱。爲。之。改。易。也。且。海。浮。所。長。豈。獨。北。詞。而。已。哉。其。月。兒。高。犯。八。支。遠。

勝李中麓傍妝臺十倍。今錄其二以見一斑焉。月兒高犯紅粉多薄命。青春半殘景。人去瑤臺怨。花落胭脂冷。裊娜腰圍強把繡裙整。弓鞋淺印淺印殘紅徑。三月韶光。背闌干無限。情情離別。幾曾經再相逢。扯住衣衫影兒般。不離形又一支云。玉宇明河浸瓊窗。朔風凜。展轉胡蝶夢。寂寞鴛鴦錦閣淚汪汪。長夜捱孤枕。從來不似不似今番甚。一片閒愁。生跔查惱碎心。心害得死臨侵。欲待要再不思量。急煎煎怎樣禁。其詞深得南人三昧。顧世皆以北調相推重。亦傳之有幸不幸焉。惟驛隱之改本。亦是佳作。非若南西廂之不堪入目耳。

崑崙奴雜劇。玉合記傳奇爲宣城梅鼎祚所撰。列朝詩集云。禹金棄舉子業。肆力詩文。撰述甚富。有鹿裘集六十五卷。好聚書。嘗與焦弱侯馮開之及虞山趙玄度訂約覓訪。期三年一會於金陵。各出其所得異書逸典。互相校寫。事雖未就。其志尚足以千古矣。余嘗見禹金八代書乘。搜羅富有。可謂至博。不讓牧齋列朝詩選也。禹金以南曲名。余所見僅玉合一記。爲金陵唐氏刊本。每折有圖。圖古雅可喜。

附有峴齋奴目惜詞不之見也。今人知禹金善詩而不知其能曲矣。

臨川湯若士顯祖著有四夢傳奇。今世皆知之。且皆讀其所著矣。牡丹一記頗得閨客知己。如婁江俞二姑。馮小青。吳山三婦。皆是也。余所論四夢各語已散見於前。茲不備論。惟臧晉叔刪改諸本。則大有可議耳。晉叔所改。僅就曲律於文字上。一切不管。所謂場上之曲。非案頭之曲也。且偶有將曲中一二語改易已作。而往往點金成鐵者。如紫釵記中觀燈遣媒折。三學士曲。若士原文云。是俺不合向天街倚暮花。正得元人渾脫之意。而晉叔以倚暮花三字爲欠解。遂改爲是俺不該事遊耍。強協三學士首句之格。而於文字竟全無生動之氣。抑知原文之妙。正在可解不可解如此。改法豈非黑漆斷紋琴乎。葉廣明譏其爲孟浪漢誠哉。孟浪也。四夢刪改處。不知凡幾。余亦不能一一拈出。姑引其一。以概其餘而已。然布置排場。分配角色。調匀曲白。則又洵爲玉茗之功臣也。

萬曆間曲家與玉茗同時者。以吳江沈璟爲最著。璟字伯英。號寧庵。世稱詞隱先

生官至光祿寺正卿。先生於音律一道獨有神悟。審銖黍而辨芒杪。一字不肯苟下。著有南曲譜二十卷。風行一時。顧與湯若士持論不合。各不相下。寧庵嘗云。寧律協而詞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協者。若士聞之笑曰。彼惡知曲意哉。余意之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此可以觀兩人之意趣矣。余謂二公譬如狂狷。天壤間應有兩項人物。倘能守詞隱先生之矩矯。而運以清遠道人之才情。豈非合之兩美乎。寧庵以畢生之力研精曲律。所作特多。多余所知者已有二十一種。此外余所未知者尚不知更有若干種。今世所傳唱者僅義俠記翠屏山望湖亭三種。中數齣而已。顧其散曲流傳特多。各家選本無不載之。其美有不勝收者。其題情一套爲集中之冠。用錄之以見伯英之才也。
四季花 秋雨過空墀。正人初靜。更初轉。漸覺淒其人兒。多應傍着珊枕底。剛剛等咱纔睡。時覺相將投夢思。若伊無意。誰教夢迷多情。又恐相見稀。抵死恨着伊。恰又添繁繫。更憐你笑你愁你想你冤。你。貓兒墜。浮萍心性。只得強禁持。任你風波千丈。起到頭心性沒那移。猜疑又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詞與各選本皆異。各選本四季花下尙有集賢賓簇林鶯二支。猫兒墜下亦有水紅花一支。且尾聲亦異。余以伯英文梓堂原刊如是。故仍之也。

南西廂相傳爲李日華作。其詞庸劣鄙俚。至無足道。日華字君實。嘉興人。萬曆時官至太僕寺少卿。著作甚富。斐然可觀。不應作樂府。乃如此惡劣。後讀其紫桃軒雜綴。云近人翻改。西廂北詞強託賤名。實不敢掠美。乃知日華並未作此。特人冒假其名而已。余嘗讀日華諸散曲。流麗輕逸。與南西廂顯係兩人手筆。懷疑久矣。今乃釋然。惟黃文暘曲海目中載南西廂一種。爲長洲陸天池作。余未見其書。不知是否。近日所歌之詞。第思天池曾作明珠記。懷香記等傳奇詞華精妙。追踪臨川錢牧齋云。天池爲校官弟子。不屑守章句。年十九作王仙客。劉無雙傳奇。其兄子餘梁助成之。曲旣成。集吳門教師精音律者逐腔改定。然後妙選梨園。登場教演。期盡善而後止。據此則必不肯割裂前人之作。盜竊詞人之名。也是天池之南。

西廂必非近日流行之南西廂也。明人梨園子弟每有所作輒喜託名詞流以傾動。薈南西廂殆亦此類耳。雖然此余一人之言也不足據焉。

曇花彩毫二記。世傳爲屠赤水撰。赤水名隆。字縑眞。鄞縣人。官禮部主事。罷歸。明史文苑傳。隆令青浦時常招名士飲酒賦詩游九峯三泖間。以仙令自許。時遷禮部入京。與西寧侯宋世恩善。宋嘗兄事赤水。宴游甚歡。有刑部主事俞顯卿者。僉人也。嘗爲隆所詆。心恨之。計隆與世恩淫縱不法。隆等上疏自理。乃兩黜之而罰停世恩俸半歲云。云鬱藍生曲品云。赤水以西寧侯嬲戲事罷官故作曇花記以洩憤。記中木西來卽指宋世恩。盧相公卽指吳縣相公孟豕章。卽指俞顯卿才人喪檢。亦是常事。何必有恚心耶。然則曇花之作不可作子虛烏有之例矣。余有赤水原刻本。繫工精巧絕倫。且折折有圖。亦至可寶貴焉。惟修文記則未見耳。

馮夢龍字猶龍。一字子猶。吳縣人。崇禎時官壽寧縣知縣。未幾卽歸。歸而值乙酉之變。遂殉節焉。所居曰墨慤齋。曾取古今傳奇彙集而刪改之。且更易名目。共計

余聿雲之量江記。皆在所改之中。每曲又細訂板式。煞費苦心。其書固可傳也。其自著之曲祇有二種。一曰雙雄記。一曰萬事足。余亦有藏本。曲白工妙。案頭場上。兩擅其美。直在同時。陸無從袁籜庵之上。惜世之見之者少矣。所作散套至多。亦喜改訂古詞。如梁伯龍之江東白紵。沈伯英之寧庵樂府。多有考訂焉。其用力之勤。不亞於沈詞隱。而知之者卒鮮。文人之傳亦有命也。

阮圓海大誠。依附客魏。廉恥喪盡。後與馬士英迎立福王。位至司馬。乙酉之變。又復投誠北庭。道死仙霞。其人其品。固不足論。然其所作諸曲。直可追步元人君子。不以人廢言。亦不可置諸不論也。阮所作共五種。曰雙金榜。曰牟尼盒。曰忠孝環。曰春燈謎。曰燕子箋。五種中以燕子箋最勝。弘光時。曾以吳綾作朱絲闌。命王鐸楷書。此曲爲內廷供奉之具。而民間之演此劇者。歲無虛日。可謂盛矣。余於石巢諸曲。止有春燈謎。燕子箋二種。他則未見。春燈謎以十錯認爲悔過之言。今讀其

詞殊不足取。除遊街北曲一套外，餘皆不堪評論。僅足供優孟之衣冠耳。惟旅泊中一江風一支，頗有玉茗風度也。詞云：可憐宵小泊在黃陵廟。淡月江聲小，閃風燈苦竹叢。蘆似有靈妃笑，雲旗卷夜潮。騷魂何處招，向歸鴻支下傷秋。料至於燕子箋，則美不勝收矣。如第一折之滿庭芳引子，末二句云：芸窗下寒香，甡雪箋。釋送窮文寫像，折中云：畫眉郎怎自把眉兒畫，較玉貌羞慚殺。打草藁顧影池中脫粉，本央小鏡菱花畫。中人又好做人中畫駭像，折中云：要包彈一樣兒，沒半星逞風流，倒有十分的可憎。是不會在馬上牆頭也，露了紅粉些兒，一線輕且向小閣晴窗勘笑顰。題箋折中云：逗花叢。若個兒郎一般樣粉撲兒衣，香人面啞丹青問不出真和贊。拾箋折中云：破工夫描寫出當爐豔，不做美的把花容信手傳。敢則他精神出落的忒端然，因此上化爲雲雨飛去到陽臺畔，差迭了東風圖畫美人顏。倒變做南海水月觀音面，又這霞箋香閨妙，填明說出丹青收管抽，黃數白便班姬。怎讓先閒思遣那打熟的相思情，怕閃這扯淡的相思症，轉添初昏折中云。

這象畫的人兒入手也。那畫象的人兒知他在何處。歇少不得巫峽行雲。又把我夢兒惹諸如此類。皆芬芳秀逸。字字本色的是三折肱於此道者。惜乎立品不端。爲士林所不齒。然則人可不爲善人哉。

王世貞鳴鳳記。不甚出色。故不論。僅取其論曲之語。盧柟想當然。余未見其詞。亦不敢論。

吳石渠炳。宜興人。永曆時官至刑部尙書。家有粲花別墅。極亭榭之勝。著曲五種。以療姑羹最佳。余見其綠牡丹情郵記諸本。排場闋目頗爲生動。惟詞藻終不及療姑羹。賢風折解三醒云。嘆四壁淡。捱蟄白。計十年淚暗。貂裘多虧。你典釵解鬢。無將有梯。襯我上瀛洲。可正是多金驟使貧兒富。却不懂破屢空炊。識者羞難將就。說不的堂堂潭府相度休。休又云。你指金膝人前說。咒料不是翦桐圭戲語。封侯又澆墓。折云冷風掠雨。戰長宵。巴不到紗窗曉也。起來草草愁眉。怕對鏡中描。嘆人世上恨難澆。那裏有楚臺雲鳳臺。簫只辦得拋珠淚向泉臺告也。又題曲折

云雖則是想邊虛構也是意中原有似這小花神。妬色驚回倒不如老冥判原情寬宥恨風光不留。風光不留把死生參透只要與夢魂廝守甚來由假際猶擔害真時怎着愁又云只見幾陣陰風涼到骨想又是明月下悄魂遊若都許死後自尋佳偶豈惜留薄命活作羈囚又梨夢折云恰便似出塞和親慘琵琶彈動了馬頭塵原來妬起蛾眉陣入官見嗔你看琳琅舊本都鈐着青娘小印凝釵忿粉那解識翰林風韻正黃昏催暝這便是我做新人的消受此夜良辰所作諸詞皆蘊藉流麗脫盡烟火之氣世稱粲花可並玉茗洵然洵然畫中人西園記亦佳絕袁籜庵以西樓記負盛名今歌場盛傳其詞然魄力薄弱殊不足法惟俠試一折北詞尙能穩健餘則無一俊語卽世所傳楚江情朝來翠袖涼一支亦襲古曲之五更闌怨乃能傾動一時殊出意料之外籜庵西樓以外有金鎖記玉符記珍珠衫肅霜裘四種余僅有金鎖珍珠衫二種文字亦無出色珍珠衫且淫穢不堪如欹動一折全摹李玄玉勸妝之調而鄙俚淫蕩最足敗壞風化文人綺語易墜泥

卷一百一十一
清江先生集

清代曲家不如明時之盛。而所作則遠勝之。余今所論止就世所習見者言之。限於篇幅不能多也。

吳梅村所作曲如秣陵春、臨春閣、通天臺。純爲故國之思。其詞幽怨悲懷。令人不堪卒讀。余最愛秣陵春。爲其故宮禾黍之悲。無頃刻忘也。其開場一引云。燕子東風裏。笑青青楊柳。欲眠還起。春光竟誰主。正空梁。斷影落花。無語憑高漫倚。又是一番桃李春去。愁來矣。欲留春住。避愁何處。詞中欲眠還起。一番桃李春光誰主。皆感傷時世。憑吊一身也。又泣顏回云。蘚壁畫南朝。淚盡湘川遺廟。江山餘恨長空黯淡芳草。鶯花似舊。識興亡。斷碣先人表。過夷門。梁孝臺空入西洛。陸機年少集賢賓。云走來到寺門前。起得起初勅造。只見赭黃羅帕御牀高。這壁廂擺列着官員輿皂。那壁廂布設些法鼓鐘鐃。半空中一片祥雲簇擁着香烟縹渺。如今呵。新朝改換了舊朝。把御碑額盡除。年號只落得江聲圍古寺。塔影挂寒潮。沉鬱感。

慨令人泣數行下。余曾題詩云。金華殿上題名日。白袷飄然一少年。老去填詞多。
感慨龍鬚攀泣渺南天。蓋亦道其實也。

尤西堂鈞天樂一劇。說者謂影射葉小鸞詞中嘆榜嫁殤悼亡諸折。尤顯而易見者。所傳楊墨卿卽指西堂總角交湯傳楹也。其詞戛戛獨造。直步元人而牢落不偶之態。時見於楮墨之外。如送窮哭廟諸折。幾欲搔首問天。拔劍斫地。如第一折金絡索云。我哭天公十載青春負。乃翁黃衣不告相如夢。白眼誰憐阮客窮。真懷懂區區。科目困英雄。一任你小技雕蟲。大筆雕龍。空和淚銘文塚。嫁殤折云爲甚的。憾憾鬼病困。嬪娟半捲湘簾裏。藥煙可憐他空房小膽怯。春眠你看流鶯如夢東風懶。一枕春愁似小年。蓉城折二郎神云。年韶護春嬌。小窗深閉畫卷書籤。憐薄慧心香自裊。諱愁無奈雙眉看飛絮簾櫳芳草醉咒金鈴花花銜淚鎖空閨。鎮無聊孤宵夢影低徊。皆卓爾不羣之作。西堂以黑白衛最著。冒辟疆曾付家伶演之。而讀離騷一折。又上達天聽。供奉內廷。亦文人之異數也。余讀其屈子天問

這才如海，而以嬉笑怒罵出之。不襲原文一字，尤爲不易。下筆云。

李玄玉玉蘇州人。崇禎間舉人。國變後不出。家居數十年。專以度曲爲事。與吳梅村友善。有北詞廣正譜。卽梅村爲之序也。所作諸劇共三十三種。今所傳述人口者。占花魁、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而已。其詞雖不能如梅村西堂之妙。而案頭場上交稱利便錢牧齋亦深愛其曲。至比之柳屯田。無名氏新傳奇品云。李玄玉之詞。如康衢走馬。操縱自如。蓋亦老斲輪手也。其占花魁一劇。爲玄玉得意之作。勸妝北詞。更爲神來之筆。(世通唱不錄)其醉歸南詞一套。用車遮險韻。而能游刃有餘。亦才大不可及也。惟昊天塔清忠譜。稍不稱耳。

李笠翁漁十種曲。傳播詞場久矣。其科白排場之工。爲當世詞人所共認。惟詞曲則間有市井謔浪之習而已。吳梅村贈笠翁詩云。江湖笑傲誇齊贊。雲雨荒唐憶楚娥。深得笠翁之真相也。翁出遊。必以家姬相隨。其在京師日。額其寓廬曰賤者居。有輕薄子某。適居對門。卽亦顏其室曰良人。所蓋指其姬妾而言也。此事見在。

園雜誌中亦可發一大噱。余以翁之詞曲無人不知故存而不論。論其軼事如此。翁十種曲外有偷甲記、四元記、雙錘記、魚籃記、萬全記。余皆有藏本。其詞更出所傳十種之下矣。

張漱石。堅江寧人。工詩。屢困場屋。鬱鬱不得志。其詩頗勝。尹文端督兩江時。曾刊其稿於南邦黎獻集。嘗有江南老秀才詩遍徵題詠。亦士之窮而能守者也。作曲凡四種。曰夢中緣。梅花簪。懷沙記。玉獅墜。總名曰夢梅懷玉。中以懷沙記演屈大夫事爲最。曲中將離騷全部櫱括。套數之中實爲難作。之至先生能細意熨貼。減盡針線之迹。自西神鄭瑜而後無此奇作也。宜其享盛名也。

孔云亭。尙任。與梁溪夢鶴居士顧天石。彩。友善。初作小忽雷傳奇。皆天石爲之填詞。及作桃花扇。時天石業已出都。時湖洲岳端好客。且喜詞曲。南中清客如王壽熙、顧岳亭諸君。皆在岳端幕府。云亭乃與之商訂音律。得成此絕世妙文。相傳聖祖最喜此曲。內廷宴集。非此不奏。自長生殿進御後。此曲稍衰矣。聖祖每至設朝

選優諸折輒皺眉頓足曰弘光弘光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往往爲之罷酒也余謂桃花扇不獨詞曲之佳卽科白中詩詞對偶亦無一不美如葉分芳草綠花借美人紅新書遠寄桃花扇舊院常關燕子樓及上下本結穴之五七律兩首幾乎無一字不斟酌搏兔用全力惟云亭足以當之耳平生著作甚富所作經筵講義爲一時臺閣所不及聖祖尤器之故以一國子生員不數載而至部曹皆文字契合之因也其出山異數記卽記遭遇之由見昭代叢書中袁簡齋隨園詩話曾載其詩數首且云不甚出色非篤論也余以桃花扇一書前人推許已至而前二卷中時時論及故不言其文記其軼事

康熙中曲家有南洪北孔之說孔爲云亭山人洪卽錢塘洪昉思昇也昉思學詩於漁洋深得精華漁洋亦亟稱之少年卽精於音律有孝節坊、鬧高唐、諸傳奇而傳之不甚顯卽如長生一劇非在國忌裝演得罪多人恐亦不能流傳遠且廣者如是也余謂長生殿取天寶間遺事收拾殆盡故上本每多佳製下半則多由昉

思。自。運。如。冥。追。戶。解。情。悔。神。訴。諸。折。乃。至。鑿。空。不。實。不。如。桃。花。扇。之。句。句。可。作。信。
史。者。多。焉。惟。其。詞。句。采。藻。直。入。元。人。之。堂。奧。所。作。北。詞。不。在。關。馬。鄭。白。之。下。且。宮。
調。諧。和。譜。法。修。整。確。居。云。亭。之。上。耳。昉。思。有。女。名。之。則。亦。工。詞。曲。有。手。較。長。生。殿。
一。書。取。曲。中。音。義。逐。一。註。明。其。議。論。通。達。不。讓。吳。吳。山。三。婦。之。評。牡。丹。亭。也。
與。桃。花。扇。足。以。頡。頑。者。有。芝。龕。記。是。書。自。明。神。宗。起。至。弘。光。止。集。三。朝。之。邊。庭。事。
實。一。一。奏。演。之。通。本。以。秦。良。玉。沈。雲。英。爲。主。淋。漓。痛。快。實。可。擊。唾。壺。歌。之。不。止。敲。
碎。竹。如。意。也。書。爲。董。恆。巖。作。恆。巖。名。榕。官。九江。知。府。河南。道。州。人。與。唐。蝸。寄。英。友。
唐。官。九。江。關。鹽。督。亦。喜。詞。曲。故。相。得。甚。歡。也。惟。記。中。喜。用。生。僻。曲。牌。令。人。難。於。點。
拍。歌。伶。輒。畏。難。而。避。之。以。流。傳。不。廣。云。

藏。園。九。種。曲。爲。鉛。山。蔣。士。銓。撰。前。人。推。許。備。至。世。皆。以。四。絃。秋。爲。最。佳。余。獨。取。臨。
川。夢。以。其。無。中。生。有。達。觀。一。切。也。香。祖。樓。空。谷。香。言。情。之。作。亦。佳。(說。已。見。前)惟。
冬。青。樹。譜。南。宋。末。年。時。事。未。免。手。忙。腳。亂。以。較。桃。花。扇。不。啻。虎。賁。中。郎。矣。先。生。曾。

以九種就正袁簡齋。簡齋曰。吾久七道。丁巳之夏。不前齋一詣也。先生曰。只當小病一場。姑賜觀覽。袁無奈爲之繙閱一週。翌日先生問袁曰。九種中曾有妙句得入先生法眼否。袁曰。別無佳句。止空谷香中。鑑由他恁地聰明也。猜不透天情性二語。差可人意也。先生大笑曰。子眞詩人也。曲之所長。不在此也。且此二句實用商寶意。詩意耳。袁亦大笑。余按寶意與唐蝸寄善。亦喜作曲。有唐昌觀妙高臺二種。見質園集廿五卷詩題中。惟今不傳焉。

錢塘夏惺齋綸著曲五種。曰杏花村、瑞筠圖、廣寒梯、花萼吟、南陽樂。推本五倫爲愚賤立一爲人之則。藉此勸感世人其宗旨正大亦如明邱文莊之五倫投筆記也。其中南陽樂一種。以諸葛亮掃平吳魏。劉禪傳位北地王。一統中原。其言極詭誕可喜。惟曲詞不能本色。一望而知爲清人手筆。此亦風會所趨。無可勉強者也。餘四種未見頭巾氣。

倚牋樓七種曲。爲海鹽黃韻珊燮清所著。帝女、花桃溪雪。自是上乘。惟其詞穠麗。

柔靡去古益遠。余嘗謂學玉茗者須多讀元曲不可單讀四夢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者也。自粲花百子之詞專學玉茗之穠豔而各成一特別景象。百子尖穎粲花蘊藉皆成名而去藏園亦學玉茗而變其貌。倚晴尤從藏園中討生活是不啻茗玉之雲奶矣。然就曲論之亦不可多得也。倚晴善作金絡索帝女花之宮嘆桃溪雪之題箏凌波影之仙憶鴛鴦鏡之懺情皆以此牌寫之而首首都佳。亦一奇也。友人劉子庚毓盤云韻珊才豐而貌陋。曾有一女欲委身焉。嗣見其貌而止。果爾則與良齋雜說所載湯若士之與西冷女子無異矣。

楊坦園恩壽之六種曲亦學藏園而遠不如韻珊。其再來人桂枝香二種特佳。麻灘驛理靈坡表章忠義不如芝龕記遠矣。所作詞餘叢話特勝。

玉獅堂前後五種爲陽湖陳潛翁烺撰文律曲律俱非所知而頗傳於世可怪也。又張南湖雲臘之芙蓉碣亦全屬外道置之不論可耳。

右所述自元迄清其源流略可見一斑。顧所論僅十之二耳。海內詞家希垂教焉。

Belles Lettres Series

TALKS ON CHINESE DRAMATIC POETRY

By

W U M E I

1st ed., Dec., 1916

4th ed., Oct., 1926

Price: \$0.6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回甲集 麗曲塵談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分 售 處	總 發 行 所	印 刷 所	編 纂 者	發 行 者	編 纂 者
商 務 印 書 分 館	商 上 海 商 上 海 商 上 海 商 寶 山	蘭 蘭 北京 天 津 棋 盤 街 街 中 市	吳 縣 吳 梅	吳 縣 吳 梅	吳 縣 吳 梅
貴陽長沙	安慶太原	上海	蘭 蘭 北京	天津	蘭 蘭 北京
廣州常德	蕪湖開封	棋 盤 街	北京	天津	北京
潮州衡州	南京西安	中 市	上海	上海	上海
張家口	南昌九江		蘭 蘭 北京	蘭 蘭 北京	蘭 蘭 北京
梧州成都	吉林		北京	北京	北京
新嘉坡雲南	漢口杭州		上海	上海	上海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家庭 娛樂



風琴

另印音樂用品
目錄承索即寄

本館製造孔雀牌樂府牌風琴式樣新舊種類繁富聲簧準確質料堅固爲家庭娛樂之無上妙品定價每座自二十元起至二百四十元包紮運費在外

音樂用書

兒童新歌曲	一冊	一角
新法國語唱歌集	四冊	各二角四
新體唱歌集	四冊	各一角
進行曲	一冊	四角
今樂初集	一冊	一元半
新歌初集	一冊	一元半
風琴戲曲譜	一冊	六角
英文琴譜	五冊	各一元

商務印書館謹啓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叢刻

【甲集】

宋元戲曲史

一冊 六角

本書論列依據史乘文籍足資蒐討

梨園佳話

一冊 五角

是書首論京調徽調及崑曲次論京調各劇之唱法未附前清咸同以來名伶小史

顧曲麈談

二冊 六角

本書於詞曲分別配調規矩平仄差異等敍述綦詳

西洋演劇史

一冊 二角

本書敍西洋戲劇之沿革自希臘羅馬以至現代凡文豪名伶無不備載

讀畫輯略

一冊 四角

是書專記名人手蹟第一卷辨別真偽第二卷以下斷代爲書搜羅殊備

小說叢考

二冊 八角

前人所作小說類有所託使讀者不易捉摸是書探索源委一一證明凡文學家歷史家以及彈詞戲劇專家人手編皆可作爲考鏡不徒嗜小說者所宜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冊 五角

是書記歐美文學家小史及其著書大略附以論斷詳盡無遺

中國雕板源流考

一冊 二角

中國雕版印書始於隋唐此書援引確實疏證詳明欲知板本淵源與中國文明者不可不讀

右書二種於詩話詞話中別闢門徑

【乙集】

豪園春燈話

二冊 六角

遂漢齋謎話

一冊 一角

是書二種於詩話詞話中別闢門徑

沈利券

二冊 二角

此書爲托爾斯泰名著之一描寫人心惡念之起伏警醒世人不少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所必讀

沉船

二冊 二角

此書爲托爾斯泰名著之一描寫人心惡念之起伏警醒世人不少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所必讀

太戈爾氏所作之長篇小說討論戀愛問題至爲深切

